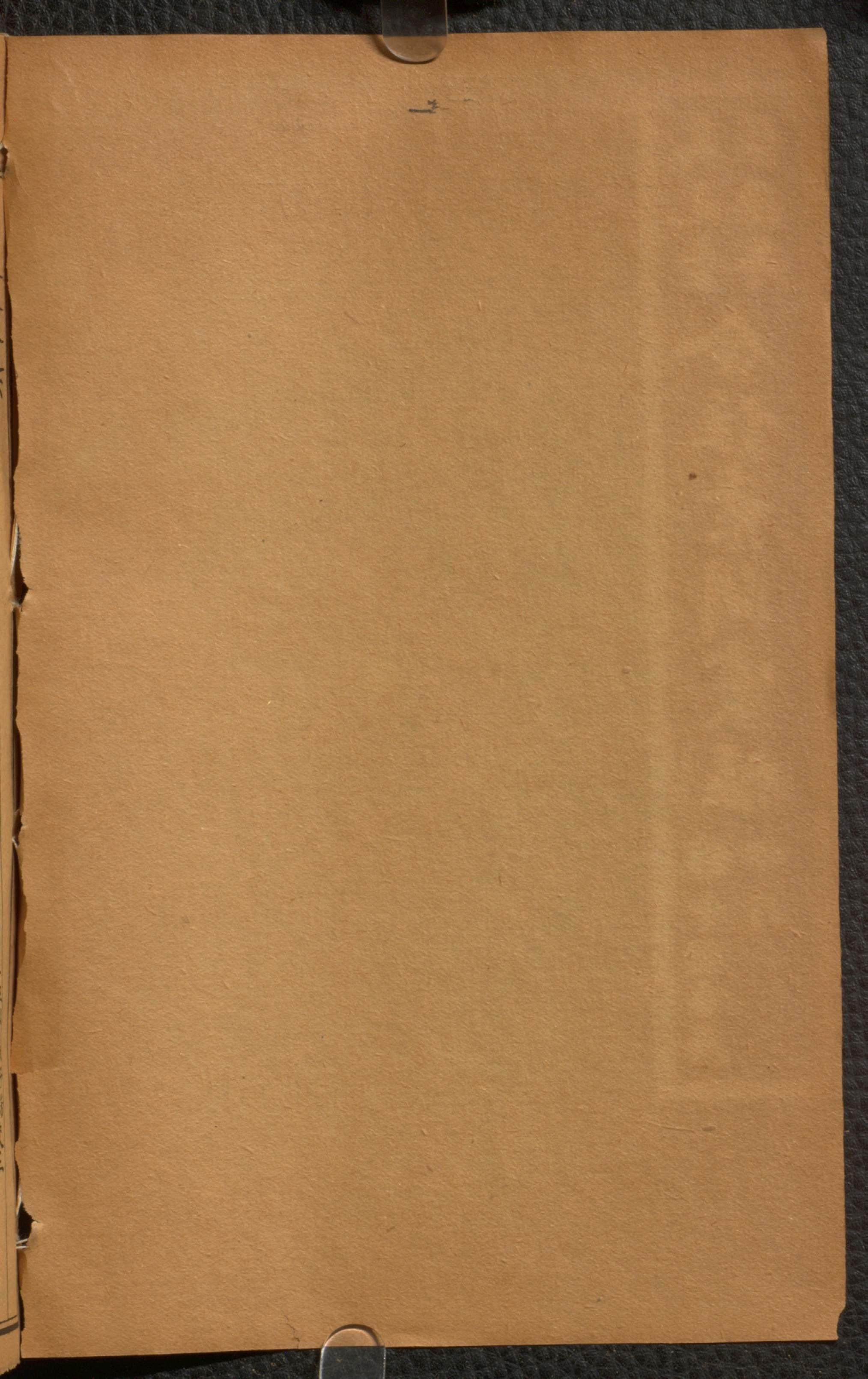
馬元臺
張隱庵
合註素問靈樞
錦章圖書局
印行

T Chinese
6
Vol. VI



錢塘張隱菴
會稽馬元臺兩先生合註
同學高世栻士宗參訂
門人王弘義子芳
黃紹姚載華校正

本藏第四十七

註 內推本藏府吉凶善惡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人之血氣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於性命者也經脈者所以行血氣而營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也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是故血和則經脈流行營覆陰陽筋骨勁強關節清利矣衛氣和則分肉解利皮膚調柔腠理緻密矣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藏不受邪矣寒溫和則六府化穀風痺不作經脈通利肢節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化水穀而行津液者也此人之所以具受於天也無智愚賢不肖無以相倚也然有其獨盡天壽而無邪僻之病百年不衰雖犯風雨卒寒大暑猶有弗能害也有其不離屏蔽室內無怵惕之恐然猶不免於病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窘乎哉問也五藏者所以參天地副陰陽而運四時化五節者也五藏者固有小大高下堅脆端正偏傾者六府亦有小大長短厚薄結直緩急凡此二十五者各不同或善或惡或吉或凶請言其方

註 張 上章論在外之皮膚肌腠因剛柔厚薄而生病此章論在內之五藏六府有大小高下偏正厚薄之不同亦因形而生病也夫營衛血氣藏府之所生也脈肉筋骨藏府之外合也精神魂魄五藏之所藏也水穀津液六府之所化也是以血氣神志和調則五藏不受邪而形體得安然又有因於藏府之形質而能長壽不衰雖犯風雨寒暑邪勿能害者有外不離屏蔽室內無怵惕之恐然猶不免於病者此緣藏府有大小厚薄之不同致有善惡吉凶之變異蓋五藏六府本於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氣而成此形故宜中正堅厚以參副天地陰陽之正氣

賁音奔

肺傷者肺燥也

悗悶同咽從胃

【馬註】此詳人之易感於邪者以藏府之有善惡吉凶也善惡以體言吉凶以病言下文正詳言之

心小則安邪弗能傷易傷以憂心大則憂不能傷易傷於邪心高則滿於肺中悗而善忘難開以言心下則藏外易傷於寒易恐以言心堅則藏安守固心脆則善病消癉熱中心端正則和利難傷心偏傾則操持不一無守司也

【張註】心小則神氣收藏故邪弗能害小心故易傷以憂也心大則神旺而憂不能傷大則神氣外弛故易傷於邪也肺者心之蓋故心高則滿於肺中在心主言在肺主聲滿則心肺之竅閉塞故悶而善忘難開以言也經云心部於表故心下則藏外易傷於寒心卑下故易恐以言也心堅則藏安守固心脆則善病消癉熱中按邪氣藏府篇五藏脈微小為消癉蓋五藏主藏精者也五藏脆弱則津液微薄故皆成消癉心正則精神和利而邪病難傷心偏傾則操持不一無守司也

【馬註】此言心有善惡吉凶也心之小者則安外邪弗之能傷但內有所憂則易傷耳蓋心小者必多憂所以憂易傷之耳若心大則憂不能傷而外邪反易傷之矣心之高者則心上之為肺當滿於肺中肺與心相着乃多煩悶而心竅不通必為健忘反難以善言開之也若心下則易傷於寒及易以言恐之矣心之堅者則藏安守固凡外邪不能入內憂不能恐若心脆則善病消癉熱中多內傷之病矣心之端正者則和利難傷凡外邪人言皆不能傷若心偏傾則其人操守不一無所守司由此觀之則心宜不大不小不高不下堅而不脆正而不偏斯謂之善也而可以免凶病矣下文肺肝脾腎亦猶是耳

肺小則少飲不病喘渴肺大則多飲善病胸痺喉痺逆氣肺高則上氣喘息欬肺下則居賁迫肺善脇下痛肺堅則不病欬上氣肺脆則苦病消癉易傷肺端正則和利難傷肺偏傾則胸偏痛也

【張註】肺主通調水道故小則少飲大則多飲肺居胸中開竅于喉以司呼吸故小則不病喘渴大則善病胸痺喉痺肺主氣故高則上氣息肩而欬也賁乃胃脘之賁門在胃之上口下則肺居賁間而胃脘迫肺血脈不通故脇下痛脇下乃肺脈所出之雲門中府處也肺堅則氣不上逆而欬肺脆則苦病消癉而肺易傷也肺藏氣氣舍魄肺端正則神志和利邪勿能傷肺偏傾則胸偏痛也

【馬註】此言肺有善惡吉凶也肺之高者則病上氣喘肩而息及為欬嗽消癉者消渴而癉熱也

肝小則藏安無脇下之痛肝大則逼胃迫咽迫咽則苦膈中且脇下痛肝高則上支賁切脇悗為息賁肝下

上膈而出喉肝在膈之下此逼在胃脘間故咽則苦膈中本侵上故上迫胃咽

魂魄志意乃五藏之神

胗音杪與秒同

則逼胃脇下空。脇下空則易受邪。肝堅則藏安難傷。肝脆則善病消癉易傷。肝端正則和利難傷。肝偏傾則脇下痛也。

張註 肝居脇下。故小則藏安。而無脇下之痛。肝居胃之左。故大則逼胃。而胃脘上迫於咽也。肝在膈之下。故大則苦於膈中。且脇下痛。肝脉貫膈上注肺。故高則上支賁切。脇悗為息賁。肝居胃旁。故下則逼胃而脇下空。空則易受於邪。蓋脇乃邪正出入之樞部也。肝堅則藏安難傷。肝脆則善病消癉而易傷也。肝藏血。血舍魂。端正則神志和利。偏傾則脇痛也。

馬註 此言肝有善惡吉凶也。肝之高者。則其經脉所行及所謂支別者。上奔迫切。脇下多悶。當為息賁之證。▲按素問刺禁論云。肝生於左。至正要大論王註言肝居下左。則肝生於下。胃當在上。何為能下逼於胃。意者在左為肝。在右為脾。肝與脾並。故可以言下通於胃也。則王氏言肝生下左者謬矣。

脾小則藏安。難傷於邪也。脾大則苦湊胗而痛。不能疾行。脾高則胗引季脇而痛。脾下則下加於大腸。下加於大腸則藏苦受邪。脾堅則藏安難傷。脾脆則善病消癉易傷。脾端正則和利難傷。脾偏傾則善滿善脹也。

張註 脾為中土。而主於四旁。故小則藏安而難傷於邪也。脾居於腹。在脇骨之秒。故大則苦湊胗而痛。脾主四支。故不能疾行也。脇在胗之上。故高則胗引季脇而痛。下則加於大腸。加於大腸則藏苦受邪。蓋藏虛具本位也。脾堅則藏安難傷。脾脆則善病消癉而易傷也。脾藏意。意舍榮。端正則神志和利。偏傾則善滿善脹也。

馬註 此言脾有善惡吉凶也。胗。脇下軟肉處也。

腎小則藏安難傷。腎大則善病腰痛。不可以俛仰。易傷以邪。腎高則苦背膂痛。不可以俛仰。腎下則腰尻痛。不可以俛仰。為狐疝。腎堅則不病腰背痛。腎脆則苦病消癉易傷。腎端正則和利難傷。腎偏傾則苦腰尻痛也。

馬註 此言腎有善惡吉凶也。

凡此二十五變者。人之所苦常病也。

背膂在腰之上尻在腰之下　髑音結骭音干　疏當作疎　骹音交

張註　夫藏者藏也故小則藏安難傷大則善病腰痛腰乃腎之府也夫腰脊者身之大關節也故腰痛背膂痛腰尻痛皆不可以俛仰腎附於腰脊間故病諸痛也狐疝者偏有大小時時上下狐乃陰獸善變化而藏睾丸上下如狐之出入無時此腎藏之疝也腎堅則不病腰背痛脆則苦病消癉而易傷也腎藏精精舍志藏體端正則神志和利而難傷偏傾則苦腰尻痛也夫身形五藏之外合也皮薄理疏則風雨寒暑之邪循毫毛而入腠理以病形蓋六氣之客於外也如在內之藏形薄脆偏傾則人之所苦常病常病者五五二十五變病也

馬註　此結言五藏二十五異者人之苦於常病也二十五異者曰小大曰高下曰堅脆曰端正曰偏傾也五藏則為二十有五矣

黃帝曰何以知其然也岐伯曰赤色小理者心小粗理者心大無髑骬者心高髑骬小短舉者心下髑骬長者心下堅髑骬弱小以薄者心脆髑骬直下不舉者心端正髑骬倚一方者心偏傾也

張註　小理者肌肉之文理細密粗理者肉理粗疏大肉䐃脂五藏之所生也故候肉理之粗細即知藏形之大小髑骬胸下蔽骨也本經曰膏人縱腹垂腴肉人者上下容大蓋人之䐃肉本於藏府募原之精液以資生募原者藏府之膏肓也五藏之精液溢於膏肓而外養於䐃肉是以五藏病者大肉陷下破䐃脫肉

馬註　此言欲知心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與髑骬也髑骬者胸下蔽骨也

白色小理者肺小粗理者肺大巨肩反膺陷喉者肺高合腋張脇者肺下好肩背厚者肺堅肩背薄者肺脆背膺厚者肺端正脇偏疏者肺偏傾也

張註　肺居肩膺之內脇腋之下故視其肩背膺腋即知肺之高下堅脆偏傾倪冲之曰肺屬天而華蓋於上背為陽而形身之上也故肺俞出於肩背○朱永年曰脉要精微論云尺內兩旁則季脇也尺外以候腎尺裡以候腹中推而外之內而不外有心腹積也推而內之外而不內身有熱也蓋形身之上下即藏府所居之外候也

馬註　此言欲知肺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肩背膺腋喉脇之類也

青色小理者肝小粗理者肝大廣胸反骹者肝高合脇兔骹者肝下胸脇好者肝堅脇骨弱者肝脆膺腹好相得者肝端正脇骨偏舉者肝偏傾也

張註 骹者胸脇交分之扁骨內膈前連於胸之鳩尾旁連於脇後連於脊之十一椎肝在膈之下故廣胸反骹者肝高合脇兎骹者肝下兎者骨之藏伏也肝脉下循於腹之章門上循於膺之期門在內者從肝別貫膈故膺腹好相得者肝端正

馬註 此言欲知肝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胸骹膺腹之類也

黃色小理者脾小。粗理者脾大。揭唇者脾高。唇下縱者脾下。唇堅者脾堅。唇大而不堅者脾脆。唇上下好者脾端正。唇偏舉者脾偏傾也。

張註 倪氏曰唇者脾之候故視唇之好惡以知脾藏之吉凶

馬註 此言欲知脾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與唇也

黑色小理者腎小。粗理者腎大。高耳者腎高。耳後陷者腎下。耳堅者腎堅。耳薄不堅者腎脆。耳好前居牙車者腎端正。耳偏高者腎偏傾也。

馬註 此言欲知腎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與耳也

凡此諸變者。持則安。減則病也。

張註 倪氏曰耳者腎之候故視耳之好惡以知腎藏之高下偏正凡此諸變者神志能持則安減則不免於病矣

馬註 此結言上文二十五異者善於持守則安而持守之功減則不免於病也

帝曰。善。然非余之所問也。願聞人之有不可病者。至盡天壽。雖有深憂大恐怵惕之志。猶不能減也。甚寒大熱。不能傷也。其有不離屏蔽室內。又無怵惕之恐。然不免於病者。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五藏六府。邪之舍也。請言其故。五藏皆小者。少病。苦焦心。大愁憂。五藏皆大者。緩於事。難使以憂。五藏皆高者。好高舉措。五藏

皆下者好出人下。五藏皆堅者無病。五藏皆脆者不離於病。五藏皆端正者和利得人心。五藏皆偏傾者邪心而善盜。不可以為人平。反覆言語也。

張註 倪冲之曰此總結五藏之形不同而情志亦有別也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志意者也故小則血氣收藏而少病小則神志畏怯故苦焦心大憂愁也五藏皆大者神志充足故緩於事難使以憂五藏皆高者好高舉措五藏皆下者好出人下此皆因形而情志隨之也和于中則著于外故得人心善盜者貪取之小人語言反覆不可以為平正人也

馬註 此言人有病有不病者以五臟之有善惡吉凶也

黃帝曰願聞六府之應。岐伯答曰肺合大腸大腸者皮其應。心合小腸小腸者脉其應。肝合胆胆者筋其應。脾合胃胃者肉其應。腎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

張註 倪氏曰五藏為陰六府為陽藏府雌雄相合五藏內合六府六府外應于形身陰內而陽外也故視其外合之皮脉肉筋骨則知六府之厚薄長短矣腎將兩藏一合三焦一合膀胱

馬註 此言五藏與六府相合而亦有知六府之法也腎合三焦者左腎合膀胱右腎合三焦也

黃帝曰應之奈何。岐伯曰肺應皮。皮厚者大腸厚。皮薄者大腸薄。皮緩腹裏大者。大腸大而長。皮急者。大腸急而短。皮滑者大腸直。皮肉不相離者大腸結。

張註 倪氏曰五藏內合六府外應於皮脉肉筋骨是以肺應皮而皮厚者大腸厚皮薄者大腸薄藏府之形氣外內交相輸應者也

馬註 此言欲知大腸當驗之皮也

心應脉。皮厚者脉厚。脉厚者小腸厚。皮薄者脉薄。脉薄者小腸薄。皮緩者脉緩。脉緩者小腸大而長。皮薄而脉冲小者。小腸小而短。諸陽經脉。皆多紆屈者小腸結。

張註 邪氣藏府篇曰脉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脉緩者尺之皮膚亦緩皮脉之相應也故皮厚者脉厚脉厚者小腸厚皮薄者脉薄脉薄者小腸薄

䐃音窘
稱去聲

馬註 此言欲知小腸當驗之脉而脉又當驗之於皮也

脾應肉。肉䐃堅大者胃厚。肉䐃麽者胃薄。肉䐃小而麽者胃不堅。肉䐃不稱身者胃下。胃下者下脘約不利。肉䐃不堅者胃緩。肉䐃無小裹累者胃急。肉䐃多少裹累者胃結。胃結者上脘約。不利也。

張註 倪氏曰䐃肥脂也麽亦小也約約束也胃有上脘中脘下脘故胃下則下脘約不利結則上脘約不利也

馬註 此言欲知胃者當驗之肉䐃也

肝應爪。爪厚色黃者胆厚。爪薄色紅者胆薄。爪堅色青者胆急。爪濡色赤者胆緩。爪直色白無約者胆直。爪惡色黑多紋者胆結也。

張註 朱氏曰爪者筋之餘故肝應爪視爪之好惡以知胆之厚薄緩急也五藏六府皆取決于胆故秉五藏五行之氣色莫子瑜曰胆屬甲子主天干地支之首故備五行之色

馬註 此言欲知胆者當驗之爪也

腎應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疏腠理者三焦膀胱緩。皮急而無毫毛者三焦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結也。

張註 倪氏曰太陽之氣主皮毛三焦之氣通腠理是以視皮膚腠理之厚薄則內應于三焦膀胱矣又津液隨三焦之氣以溫肌肉充皮膚三焦者少陽之氣也本經云熏膚充身澤毛是謂氣是以皮毛皆應於三焦膀胱○朱永年曰經云谿谷屬骨是肌肉之屬于骨也又曰脾生肉肉生肺肺生皮毛是骨肉皮毛交相資生者也故曰腎應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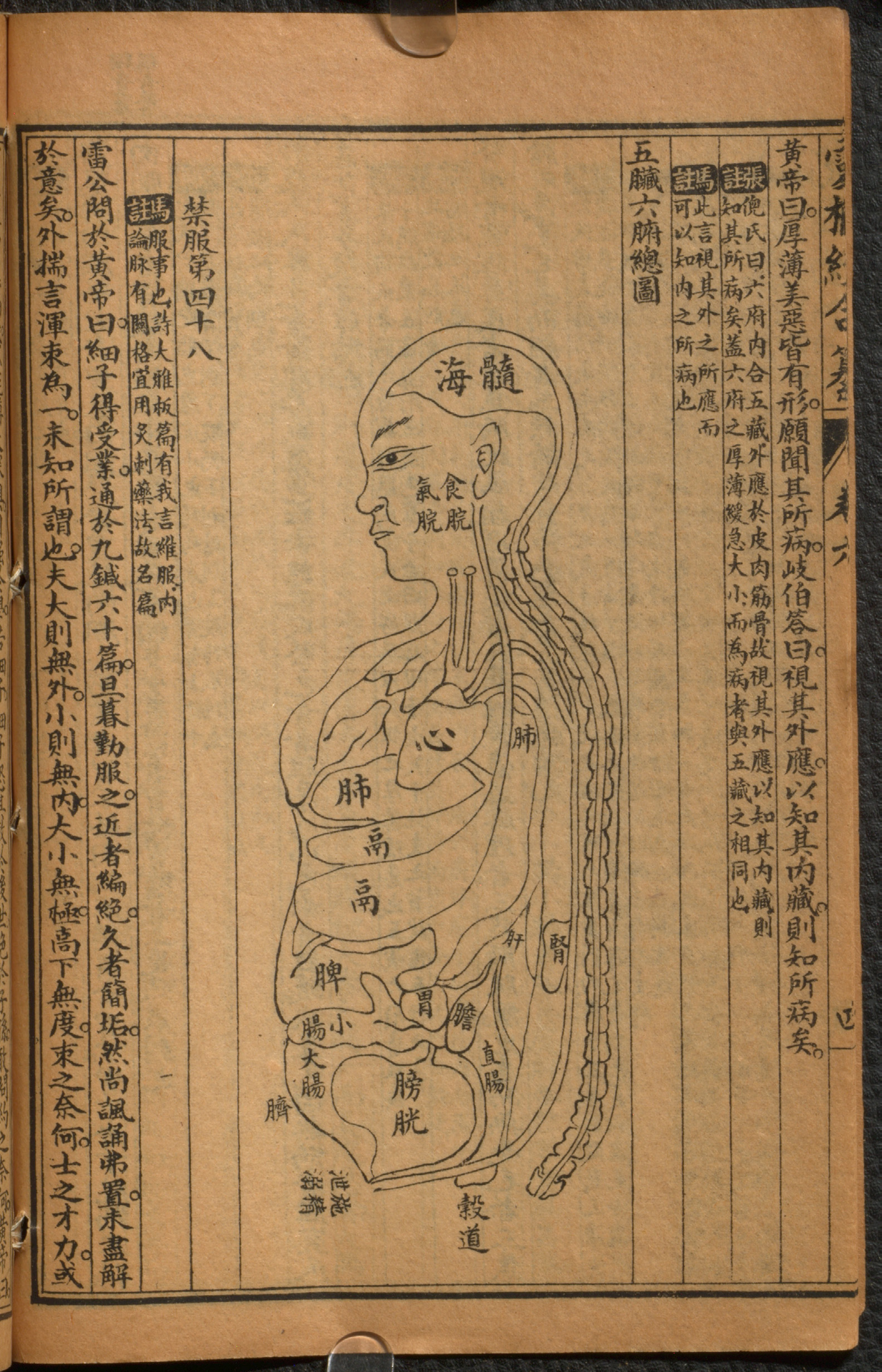
馬註 此言欲知三焦膀胱者當驗之皮毫腠理也三焦為右腎之府膀胱為左腎之府觀三焦有厚薄緩急直結則分明有形者也後世難經以為有名無形者蓋未考此故耳若榮衛生會篇之三焦則居於前者果有名而無形也▲按三因方云三焦者有脂膜如手大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脉自中出夾脊而上貫于腦有形可見有一舉子徐遁少嘗醫療病有精思曰齊嘗大飢羣丐相臠而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脉全見右腎之下有脂膜如手大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脉自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此正所謂三焦也觀此則三焦有形昭昭矣

黃帝曰。厚薄美惡皆有形。願聞其所病。岐伯答曰。視其外應以知其內藏則知所病矣。

張注 倪氏曰六府內合五藏外應於皮肉筋骨故視其外應以知其內藏則知其所病矣蓋六府之厚薄緩急大小而為病者與五藏之相同也

馬注 此言視其外之所應而可以知內之所病也

五臟六腑總圖



禁服第四十八

馬注 服事也詩大雅板篇有我言維服內論脈有關格宜用灸刺藥法故名篇

雷公問於黃帝曰。細子得受業。通於九鍼六十篇。旦暮勤服之。近者編絕。久者簡垢。然尚諷誦弗置。未盡解於意矣。外揣言渾束為一。未知所謂也。夫大則無外。小則無內。大小無極。高下無度。束之奈何。士之才力或

百篇有禁服二字因以名篇

有厚薄智慮褊淺不能博大深奧自强於學若細子細子恐其散於後世絕於子孫敢問約之奈何黄帝曰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禁坐私傳之也割臂歃血之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齋乎雷公再拜而起曰請聞命於是矣乃齋宿三日而請曰敢問今日正陽細子願以受盟黄帝乃與俱入齋堂割臂歃血黄帝親祝曰今日正陽歃血傳方敢有背此言者反受其殃雷公再拜曰細子受之黄帝乃左握其手右受之書曰慎之慎之吾為子言之凡刺之理經脉為始營其所行知其度量内刺五藏外刺六府審察衛氣為百病母調其虛實虛實乃止瀉其血絡血盡不殆矣

【馬註】凡刺之理六見前經脉篇

【張註】夫氣合于天天合于地血合于水外揣篇論九針之道渾束為一而合于天道故篇名外揣言天道之運行於外司外可以揣内也此篇以氣血約而為一候其人迎氣口外可以知六氣内可以驗其藏府之病蓋經脉本於藏府之所生而合於六氣也故曰凡刺之理經脉為始營其所行知其度量内刺五藏外刺六府審察衛氣為百病母謂邪之中人必先始於皮毛氣分而入於絡脉從經脉而入於藏府故瀉其血絡血盡不殆蓋絡脉絡於皮膚之間乃氣血之交會故視其血絡盡瀉其血則邪病不致傳溜於經脉藏府而成危殆之證矣虛實者血氣之虛實也蓋邪在氣則氣實而血虛陷於脉中則血實而氣虛故必審察其本末以調之夫血脉者上帝之所貴先師之所禁也藏之金匱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故帝與歃血立盟而後乃傳方篇名禁服者誠其佩服而禁其輕洩也○莫子瑜問曰此篇論約束氣血為一奚復引外揣而論曰天與水相連而運行於上下水天之合一也故曰如水鏡之察不失其形外揣篇論九針之道渾束為一而合於天道遠者司外揣内近者司内揣外是謂陰陽之極天地之蓋謂天地之合一也天地相合而水在其中矣此篇論氣血約而為一應水天之相合故引外揣而問者補申明前章之義也

【馬註】此言凡刺之理當有渾束為一之妙不過以經脉為始而已▲不惟用針用藥亦然▼編者所以貫簡故近則編絶▲孔子讀易韋編三絶▼久則簡踣▲古人無紙以竹簡炙汗去青書之故書之者簡而貫之者編▼外揣前卷篇名也帝嘗謂九針者小之則無内大之則無外深不可為下高不可為蓋▲大小高深以理言非針形也▼恍惚無窮流溢無極而欲渾束為一伯乃以至明為要進之今雷公述而問之亦欲得渾束為一之方耳帝念其齋宿之誠遂行割臂歃血之盟乃以書而授之曰凡刺之理其要道在於經脉為始而已經脉者本經第十篇名乃十二脉經氣運行之經隧也運其所行▲如上言▼分其度量▲本經有脉度篇▼五藏為裏故内刺五藏六府為表故外刺六府彼營氣者陰氣也既隨宗氣以行運於經隧之中惟衛氣者陽氣也乃自行於皮膚分肉之間故必審察衛氣實為百病之母也▲衛氣

血氣神氣也

為百病之母其大義見素問生氣通天▼其百病有虛有實即人迎寸口脉以知之而正氣之虛則補邪氣之實則瀉則虛者實實者虛而虛實自止矣又血絡者病之可見者也▲前有血絡論▼從而瀉之其庶血出盡而病不殆矣

雷公曰。此皆細子之所以通。未知其所約也。黃帝曰。夫約方者。猶約囊也。囊滿而弗約。則輸泄。方成弗約。則神與弗俱。雷公曰。願為下材者。弗滿而約之。黃帝曰未滿而知約之。以為工。不可以為天下師。

張註 未滿而知約者知氣與血合候人迎氣口以知三陰三陽之氣而不知陰陽血氣推變無窮可渾束為一而合于天之大數故通人道於天道者斷可以為天下師約方者約束血氣之法如約囊者謂氣與血合猶氣在橐籥之中滿而弗約則輸泄矣故方成而弗約則神與弗俱謂血與氣不能共居而合一也滿而弗約者謂不知經治脉急弗引也約而為一者脉大以弱此血氣已和則欲安靜也

馬註 此言方成宜約而當以天下師自期也蓋約方猶之約囊囊滿而弗約則輸泄於外方成而弗約之則法雖在而無所主持故吾之神弗能與俱不可以愈病也▲神之為義前詳病傳篇第三節之下▼彼雷公雖以下材▲下工▼自謙不知帝之所以望之者為天下師也所謂天下師者惟知經脉篇為始耳下文正詳言之

雷公曰。願聞為工。黃帝曰。寸口主中。人迎主外。兩者相應。俱往俱來。若引繩大小齊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

張註 願聞為工者願聞血氣之相應而後明合一之大道是由工而上上而神神而明也寸口主陰故主中人迎主陽故主外陰陽中外之氣左右往來若引繩上下齊等如脉大者人迎氣口俱大脉小者人迎氣口俱小春夏陽氣盛而人迎微大秋冬陰氣盛而寸口微大如是者陰陽相應是謂平人若不應天之四時而更偏大於數倍是為溢陰溢陽之關格矣此論三陰三陽之氣而應於人迎寸口之兩脉也○高子曰人迎氣口謂左右之兩寸口所以分候陰陽之氣非寸關尺三部也若以三部論之則左有陰陽而右有陰陽矣

馬註 此言寸口人迎之脉各有所主而合四時者為無病也寸口者居右手寸部即太淵穴去魚際一寸故曰寸口以其為脉氣之所會故又曰脉口又曰氣口寸口主中乃足手六陰經脉所見也人迎者居左手寸部蓋人迎乃足陽明胃經之穴名而其脉則見於此故即以人迎稱之以胃為六府之先也人迎主外故左關為東為春左手為南為夏所以謂左寸為外凡足手六陽經之脉必見於此右手為秋為西右關為中央為長夏其兩尺則為北為冬所以謂右寸為內凡足手六陰經之脉必見於此然寸口之脉在內而出於外人迎之脉在外而入於內即如人迎一動為足少陽膽經寸口一動為足厥陰肝經則肝與

躁者陰之動象陰陽六氣皆從陰而生自下而上故止合足之六經在下之氣躁動而后上合於手
間去聲
數叶朔

相應者未合而相應相合者已合為一倍傷寒病太陽之氣其脉則緊

氣傷則痛入於

胆相為表裡而一出一入兩經本相應也▲餘經表裡可以類推見下文▼故俱往俱來若引繩齊等而春夏之時則人迎比寸口之脉為微大秋冬之時則寸口比人迎之脉為微大乃為平和無病之人也蓋曰微大則是平和之脉耳

人迎大一倍於寸口病在足少陽一倍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倍病在足太陽二倍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倍病在足陽明三倍而躁病在手陽明盛則為熱虛則為寒緊則為痛痺代則乍甚乍間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緊痛則取之分肉代則取血絡且飲藥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名曰經刺人迎四倍者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為外格死不治必審按其本末察其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

【張註】此論陰陽之氣偏盛而脉見於人迎氣口及病之在氣在脉以證明血氣之相應相合也三陽之氣偏盛則人迎大二倍三倍此氣血之相應也脉大以弱則欲安靜此血氣之相合也痛痺者病在於皮膚之氣分氣傷故痛氣血相搏其脉則緊此病在氣而見於脉也代則乍甚乍間乍痛乍止者病在血氣之交或在氣或在脉有交相更代之義故脉代也盛則瀉之者氣盛宜瀉之也虛則補之者氣虛宜補之也緊痛之在氣分故當取之分肉代則病在血氣之交故當刺其血絡且飲藥者助其血脉藏府勿使病從絡脉而入於經脉從經脉而入於藏府也陷下則灸之者氣之下陷也不盛不虛者氣之和平也以經取之者病不在氣而已入於經則當取之於經矣若人迎大於四倍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者死不治夫始言人迎大一倍二倍三倍者此陽氣太盛而應於脉也後言以經取之名曰經刺人迎四倍者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此陽氣之盛溢於脉中氣血之相合也此以陰陽氣之偏盛病之在氣在脉以明氣之應於脉而合於脉也故必審按其本末察其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本者以三陰三陽之氣為本末者以左右之人迎氣口為標蓋言陰陽血氣渾束為一外可以候三陰三陽之六氣內可以候五藏六府之有形此陰陽離合之大道天運常變之大數也

【馬註】此言人迎大於寸口之脉可以驗足手六陽經之病而有治之之法也人迎較寸口之脉大者一倍則病在足少陽胆經若一倍而躁乃手少陽三焦經有病也躁者一倍之中而有更躁之意下文二倍三倍四倍其躁可以意會較寸口之脉大者二倍則病在足太陽膀胱經若一倍而躁乃手太陽小腸經有病也較寸口之脉大者三倍則病在足陽明胃經若三倍而躁乃手陽明大腸經有病也其各陽經之脉盛則為熱虛則為寒脉緊則為痛痺脉代則病為乍甚乍間即下文之乍痛乍止也然所以治之者脉盛則分經以瀉之脉虛則分經以補之脉緊為痛痺則取其分肉之病在何經脉代則取其血絡使之出血及飲食以調之脉陷下者則血結於中中有着血血寒故宜灸之若不盛不虛則止以本經取之如一盛瀉胆以補肝二盛瀉膀胱以補腎之類茲則取之於胆而不取之肝取之膀胱而不取之腎之類也或用

絡則止矣。絡脉外交于皮膚。內通於經脉。氣應於脉若大。氣入於脉則兼數矣。盛氣并於脉中則死。和氣合於脉中則欲安靜也。脾之藏府血絡之肉理者。

針或用灸或用藥。止在本經。而不求之他經。故名之曰經刺也。夫治法固已如此。及夫人迎之脉大於寸口者四倍。且大且數。則陽脉甚盛。名曰溢陽。溢陽者爲外格。蓋格者拒也。拒六陰脉於內。而使不得運於外也。其證當爲死不治。凡此者必宜審按其本末。蓋先病爲本。而後病爲末。及察其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何也。

寸口大於人迎一倍。病在足厥陰。一倍而躁。病在手心主。寸口二倍。病在足少陰。二倍而躁。病在手少陰。寸口三倍。病在足太陰。三倍而躁。病在手太陰。盛則脹滿。寒中。食不化。虛則熱中。出糜。少氣。溺色變。緊則痛痺。代則乍痛乍止。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緊則先刺而後灸之。代則取血絡而後調之。陷下則徒灸之。陷下者。脉血絡於中。中有着血。血寒。故宜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名曰經刺。寸口四倍者。名曰內關。內關者。且大且數。死不治。必審察其本末之寒溫。以驗其藏府之病。

張註 夫在天蒼黅丹素玄之氣。經于十干之分。化生地之五行。地之五行。上呈天之六氣。六氣合六經。五行生五藏。是六氣本于五藏之所生。故陰氣太盛則脹滿寒中。虛則熱中出糜。溺色變。氣從內而外。由陰而陽也。是以候人迎氣口。則知陰陽六氣之盛虛。內可以驗其藏府之病。陰陽外內之相通也。夫痛痺在于分腠之氣。分腠者。皮膚藏府之肉理。故病在陽者。取之分肉。病在陰者。先刺而後灸之。蓋灸者所以啟在內在下之氣也。代則氣分之邪。交於脉絡。故先取血絡。而後飲藥以調之。陷下則徒灸之。蓋言氣陷下者宜灸。今入于脉中。又當取之于經矣。如陷于脉而宜灸者。乃脉受絡之留血。而陷于中。中有着血。血寒。故宜灸。若氣并于血。又非灸之所宜也。此皆因氣之盛虛病之外內。以證明血氣之有分有合。有邪病有和調。反覆辨論。皆所以明約束之道。所謂邪病者。中有着血。猶囊滿而弗約。則輸泄矣。和調者。氣并于血。神與氣俱渾束爲一。陰陽已和。則欲安靜。毋用力煩勞。不可灸也。○朱永年曰。本經中論人迎寸口大一二三倍之丈凡四見。其中章旨不同。學者各宜體會。若僅以三陰三陽論之。去經義遠矣。馬氏以六氣增註藏府。更爲蛇足。

馬註 凡言寸口大于人迎之脉。可以驗足手六陰經之病。而有治之之法也。寸口較人迎之脉大者一倍。則病在足厥陰肝經。若一倍而躁。乃手厥陰心包絡經有病也。較人迎之脉大者二倍。則病在足少陰腎經。若二倍而躁。乃手少陰心經有病也。較人迎之脉大者三倍。則病在足太陰脾經。若三倍而躁。乃手太陰肺經有病也。其各陰經之脉盛則爲脹滿。其胃中必寒而食亦不化。虛則其中必熱。而所出之糜亦不化。且氣亦少。溺色亦必變也。脉緊則爲痛痺。脉代則爲乍痛乍止。然所以治之者。盛則分經以瀉之。虛則分經以補之。緊則取其痛痺之分肉在於何經。先刺而多灸之。代則取其血絡。使之出血。及飲藥以調之。

脈中有着血者亦宜灸故曰亦

經云營為根衛為葉經病以分氣者謂之離合

瘅證止在形氣

脈陷下者則徒灸之▲徒但也▼脈既陷下則血結于中中有着血血結故宜灸之若不盛不虛則以本經取之或用藥或用針或用灸名之曰經刺也▲義見上節▼夫治法固已如此及夫寸口之脈大於人迎者四倍且大且數則陰經甚盛名曰內關內關者閉六陽在外而使之不得以入于內也其證當為死不可治凡此者必宜審按其本末及察其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可也

通其營輸。乃可傳於大數。大數曰。盛則徒瀉之。虛則徒補之。緊則灸刺且飲藥。陷下則徒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所謂經治者。飲藥。亦曰灸刺。脈急則引。脈大以弱。則欲安靜。用力無勞也。

【張註】此總結上文以申明約束為一之道通其營輸者謂血氣之相合從營輸而溜注于脈也大數者謂合一之道通天地也故知其大數則曰盛則徒瀉之虛則徒補之陷下則徒灸之蓋謂氣盛者宜瀉氣虛者宜補氣陷下者宜灸今氣與血合渾束為一有病者則當取之於經氣盛於脈中者又當引而伸之血氣和平而相合者則欲安靜調養是以徒瀉徒補徒灸也所謂經治者飲藥亦曰灸刺此病入於經所當以經治之脈急則引者陰陽偏盛之氣并于脈中故脈數急又當引而伸之蓋囊滿勿約則輸泄矣若脈大以弱者此平和之氣與血相合而已和調則欲安靜以調養無用力以傷其血脈無煩勞以傷其氣也此章假人迎氣口之盛躁以明氣血之合一故曰脈急則引者先言盛躁之氣而合于脈中也繼言脈大以弱者乃平和之氣血渾束于一也氣并于脈中故脈大血氣和調故柔耎也外揣篇論渾束為一而合于天道天地有外內上下之氣交故司外可以揣內司內可以揣外此天地之合一也此篇論陰陽六氣與血脈渾束為一應司天在上司泉在下如水鏡之察不失其形此水天之合一也▲愚按此篇大義謂陰陽六氣外合于手足六經內合于五藏六府可分可合可外可內者也候人迎氣口者候六氣之在外而不涉于經也陷下則灸之者謂氣陷于內而不陷于脈也故曰審察衛氣為百病母衛氣外行于皮膚分肉內行于藏府之募原六氣在外同衛氣而在膚表之間陷于內則入于藏府之募原矣故曰審察其本末之寒溫以驗其藏府之病蓋以內為本而外為末血為本而氣為標審其病之在氣在脈在外在內也如病在外之六氣有不涉于六經者有病在氣而轉入于經者有陷于內而不干于藏府者有陷於募原之中而病及於藏府者此六氣之於經脈藏府可分而可合也緊則為痛痺者病形而傷氣也代則乍甚乍間者氣始入于脈也蓋六氣本於五藏之所生而外出于膚表合而為一則從絡而脈脈而經經而藏府也六氣出入于藏府經脈之間有離有合運行無息者也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此六氣行于脈外也脈大以弱則欲安靜此氣與血合混束而為一矣即如中風傷寒六經相傳七日來復此病在六氣而不涉於經也如病一二日即見嘔吐洩泄諸證者此陷於內而入府也有病一二日即見神昏氣促煩躁諸證者此陷於藏府之募原而為半死半生之證矣蓋客於藏外者生干藏者死干藏而藏真完固不為邪傷者生藏真傷而神昏躁盛者死故曰治五藏者半死半生也如傷寒之黃連阿膠桃花小陷胸諸證此病在氣而溜於經也蓋藏入于經其藏氣寔不必動藏則溜於府若血脈傳溜大氣入藏腹痛下淫可以致死而不可以致生矣夫邪氣淫泆不可勝數有病一二日或即溜于經或即陷于內或即于

主子方曰照應後之目有所見五藏之形候三

藏入府者有病多日而漸次溜經脉內于藏入府者有病久而止在氣在形不入于內者此邪病之有重輕正氣之有虛實也此篇論血氣之離合出入審病氣之輕重死生大有關於至道故帝令齋宿而始授其書予亦不厭瑣贅而復明之以勉後學知正氣之出入則知邪病之淺深治其始萌救其未逆弗使邪氣內入而成不救此醫道中修身善後之大功德也○高子曰外揣篇論氣與形合此篇論氣與血合五變章論病在形而不病氣本藏論病在藏府而不病氣本經厥逆諸篇有病氣者有病血者有血氣之兼病者此陰陽離合之道變化之不測也

馬註 此承上文而申言以叮嚀之正約方之大術數也凡為醫工者固以明經脉為始然必先明本經本輸篇始井營輸經合之義則經脉始可明也遂可傳以大數如上文盛則徒瀉之等云也▲大數大義具本經終始篇▼所謂盛則徒瀉之者但瀉而無補也虛則徒補之者但補而無瀉也緊則為痛痺或灸或刺或飲藥三者可兼行也脉陷下則但灸之而已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則取陽經者不取陰經取陰經者不取陽經此之謂經刺其飲藥灸刺三者亦可兼行也且其脉急者可加導引之功或脉大而弱者則當主于安靜雖有用力不至大勞也此乃大法之所在即約方之要者而外揣渾束為一之義盡矣庶可以為天下師若未滿而約之則是不知經脉而欲知術數也僅足以為工耳豈非以下材自限者哉▲嗚呼帝割臂歃血而所言大術數者如此則醫門秘旨盡在是矣雖言用針之法而用藥補瀉亦猶是也然則本輸經脉終始禁服等篇乃醫籍中至寶惜乎後世廢而不講萬古如長夜然痛哉

五色第四十九

馬註 篇內有五色言病之義故名篇

雷公問於黃帝曰五色獨決於明堂乎小子未知其所謂也黃帝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蕃者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見於外如是者壽必中百歲

馬註 此節大義與前五閱五使篇第二節相同

張註 此承三十七章之五閱五使復辨明五藏之氣見色於明堂見脉於氣口察其色切其脉以知病之間甚人之壽夭也五閱章曰五官已辨闕庭必張乃立明堂明堂廣大蕃蔽見外方壁高基引垂居外五色乃治平博廣大壽中百歲故帝復釋之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蕃者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見于外如是者壽必中百歲蓋言面部之形色應天地之形氣欲其清明而廣厚也夫五藏生于地之五行地之五行上呈天之五色及三陰三陽之六氣故色見於明堂脉出於氣口乃五藏之氣見于色而應於脉也故曰五氣者五藏之使也五時之副也氣口者左之人迎右之寸口所以候三陰三陽之氣三陰三陽者五藏六府之氣也○朱氏曰按五藏生成篇云凡相五色之奇脉面黃目青面黃目赤面黃目白面黃目黑者皆不死也面青目赤面赤目白面青目黑面黑目白面赤目青

皆死也。蓋五藏之氣色見于面。五藏之血色見于目也。脉要精微論曰。尺外以候腎。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右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左外以候心。是五藏之有形候見於左右三部之寸關尺。五藏之氣候見於氣口也。故曰脉之浮沉及人迎與寸口氣大小等者。病難已。此五藏之形氣各有所候也。夫天地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故視人之壽夭。決病之死生者。必明乎此。

馬註 此言五色雖決於明堂。而諸部亦宜廣大也。五色獨決于明堂。五閱五使篇之言。而公舉以問之也。

雷公曰。五官之辨奈何。黃帝曰。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五藏次於中央。六府挾其兩側。首面上於闕庭。王宮在於下極。五藏安於胸中。真色以致。病色不見。明堂潤澤以清。五官惡得無辨乎。

張註 五官者。五藏之外候也。明堂者鼻也。鼻之準骨。貴高起而平直者也。五藏次於中央。闕庭之中。肺也。闕下者心也。直下者肝也。再下者脾也。藏為陰而主中。故候次於中央也。六府挾其兩側。肝左者胆也。方上者胃也。中次者大腸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府為陽而主外。故位次于兩側也。腎為水藏。故挾大腸而位於蕃蔽之外。應地居中。而海水之在外也。首面上於闕庭。王宮在于下極。應天闕在上。王宮在下。有天地人之三部也。闕庭者肺也。肺主天而居上也。極下者脾也。脾主地而居下也。王宮者心之部也。心為君主而居中也。五藏安居於胸中。而藏真之色致見於外。五官惡得無辨乎。

馬註 此承上文而言五官之有辨也。五閱五使篇有五官已辨之言。而公亦舉以問之也。鼻為明堂。其骨貴高以起。平以直。五藏次于中央。▲詳見第十一節▼六府挾其兩側。▲詳下第十一節▼眉間為闕。顏為庭。故庭即首面所以上于闕庭也。下極在兩目之間。係心之部。故曰王者所居之宮在于下極。以心為君主之尊也。惟五藏能安于胸中。則其真色已致。病色不見。明堂之色自然清潤。此五官之可辨者如此。

雷公曰。其不辨者。可得聞乎。黃帝曰。五色之見也。各出其色部。部骨陷者。必不免於病矣。其色部乘襲者。雖病甚不死矣。

張註 朱永年曰。不辨者。謂不辨其真色而辨其病色也。五色之見。各出其色部者。謂五藏之病色各見於本部也。刺熱論曰。色榮顴骨。熱病也。部骨陷者。謂本部之色隱然陷于骨間者。必不免于病矣。蓋病生於內者。從內而外。色隱現于骨者。病已成矣。承襲者。謂子襲母氣也。如心部見黃。肝部見赤。肺部見黑。腎部見青。此子之氣色承襲於母部。雖病甚不死。蓋從子以洩其母病也。

馬註 此承上文而言五官之色。可以辨病之生死也。公以五色有不可辨者為疑。帝言五官之色。未有不可辨者也。故五者之色。各出其部分。其何部之骨陷者。必不免於病。其何部之骨不至陷下。而僅有五色相乘襲者。雖病甚亦不至於死也。

人迎寸口在左右之兩脈口而不兼關尺

雷公曰。官五色奈何。黃帝曰。青黑為痛。黃赤為熱。白為寒。是為五官。

【張注】倪沖之曰。此察五部之色。而知外因之病也。青黑者風寒之色。故為痛。黃赤者火土之色。故為熱。白者清肅之氣。故為寒。是為五色之所司。而為外因之病也。莫子瑜曰。上節論五藏之病色各出其部。此論天之風寒見于五色。審別外內。是為良工。

【馬注】此正言五官之色見於何部。可以知其在中之病也。

雷公曰。病之益甚。與其方衰如何。黃帝曰。外內皆在焉。切其脈口。滑小緊以沉者。病益甚在中。人迎氣大緊以浮者。其病益甚在外。其脈口浮滑者。病日進。人迎沉而滑者。病日損。其脈口滑而沉者。病日進在內。其人迎脈滑盛以浮者。其病日進在外。脈之浮沉及人迎與寸口氣大小等者。病難已。病之在藏。沉而大者易已。小為逆。病在府。浮而大者。其病易已。人迎盛堅者傷於寒。氣口盛堅者傷於食。

【張注】此切其脈口人迎以知病之間甚外內也。夫外因之病。從外而內。自陽而陰。內因之病。從內而外。由陰而陽。脈口主內。人迎主外。故曰外內皆在。謂候其脈口人迎。而外感內傷之病。皆可以知其甚衰也。故切其脈口滑小緊以沉者。病甚在內也。人迎氣大緊以浮者。病甚在外也。夫浮為陽。沉為陰。其脈口浮滑者。陽氣在陰。故病主日進。人迎沉而滑者。陰氣出陽。故病日損也。其脈口滑以沉者。病日進在內也。其人迎滑以浮者。病日進在外也。脈之浮沉。謂左右寸關尺三部之脈。與人迎寸口之氣大小浮沉等者。此藏府之形氣俱病。故為難已。病之在藏。沉而大者。此陰病見陽脈。故為易已。是以小則為逆。病在府浮而大者。陽病在外。故其病易散也。人迎主外。是以人迎盛堅者傷於寒。病因於外也。氣口主中。是以氣口盛堅者傷於食。病因於內也。人迎氣口主藏府陰陽之氣。故候其兩脈。而外內之病皆在焉。

【馬注】此言病之間甚內外。可切人迎脈口以知之也。公以病之益甚方衰難知為疑。帝言人迎主外。脈口主內。外內皆在。其病可得而知也。切其脈口而滑脈兼小及緊以沉者。其病當在中而為益甚也。切其人迎而脈氣既大兼緊以浮者。其病當在外而為益甚也。然脈口不但脈滑兼小及緊以沉者為益甚。雖滑而帶浮者。亦病必日進也。人迎不但脈大兼緊以浮者為益甚。若沉而帶滑。則病可日減也。由此觀之。則脈口浮而帶滑者。病固日進。雖滑而帶沉者亦然。但其病在內。所謂一盛二盛三盛。乃六陰經之為病也。▲義見前篇▼人迎必沉而帶滑者。幸得日損。若盛以浮者。必不能損而為日進。但其病在外。所謂一盛二盛三盛。乃六陽經之為病也。▲義見前篇▼不寧惟是。醫工用指以脈之。▲傷寒論曰脈之者本此▼人迎與寸口。其脈氣或小或大相等者。則外感內傷俱未盡減。其病為難已也。然病在六陰。謂

內外陰陽錯綜而言

五藏地氣之所生也

諸經中論脈內用觀貼字者俱宜分看

之在五藏也必沉而大者其病易已蓋沉為在內大則有力也若沉而帶小則病之在藏未已也病在六陽謂之在六府也必浮而大者其病易已蓋浮為在外大為易散也何以知人迎之為外感也惟其脈之盛而且堅是必傷于寒者所致耳何以知脈口之為內傷也惟其脈亦盛而且堅是必傷於食者所致耳

雷公曰。以色言病之間甚柰何。黃帝曰。其色麤以明沉夭者為甚。其色上行者病益甚。其色下行。如雲徹散者病方已。五色各有藏部。有外部有內部也。色從外部走內部者。其病從外走內。其色從內走外者。其病從內走外。病生於內者。先治其陰。後治其陽。反者益甚。其病生於陽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反者益甚。

【張註】朱永年曰此察其色而知病之間甚外內也麤明主陽沉夭主陰陰陽交見故為病甚夫色乃五藏五行之氣從內而出自下而上以見于面其色上行者病氣方殷故為益甚夫地氣升而為雲得天氣降而徹散故方病已也藏部藏府之外部也五藏次于中央為內部六府挾其兩側為外部色從外部走內部者外因之病從外走內也其色從內走外者內因之病從內走外也蓋府為陽而主外藏為陰而主內也故病生于內者先治其陰後治其陽反者益甚其病生于陽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反者益甚也

其脈滑大以代而長者。病從外來。目有所見。志有所惡。此陽氣之并也。可變而已。

【張註】承上文而言氣分之病并於血脈也上文之所謂陰陽外內者病在氣也故脈見于氣口色見于明堂若氣并于血則脈見寸關尺之三部而色見于目矣滑者寒水之象大者暑熱之象代者濕土之象長者風木之象此外因風寒暑濕之象并于血脈而見此脈故曰以代曰而長謂或滑大或代或長皆病從外來非四氣之同并而同見此目也目有所見者色見于目也志有所惡者五藏之神志有所不安也此陽氣之并也可變而已謂先治其外後治其內使之通變於外而病可已也

【馬註】此言病之間甚內外可即色以知之而有治病之法也上文言以脈知病而此則公欲以色知病故帝言病益甚者其色本粗以明而忽然沉大不明者是也又其色上行于面部之上則邪氣有升而無降病之方為益甚若其色乃降于面部之下如雲徹散則邪氣有降而無升病之所以方衰也　且其色各有五藏之分部有外部有內部其色從外部走內部者病必從外走內其色從內部走外部者病必從外走外　所謂從內走外者即病生于內也內為陰經外為陽經當先治其陰後治其陽若先治其陽而後治其陰則病反甚矣所謂從外走內者即病生于外也外為陽經內為陰經當先治其陽後治其陰若先治其陰而後治其陽則病反甚矣▲此二段與素問標本病傳論靈樞病傳篇先治其本同意除腹脹大小不利而言耳▼既觀其色又觀其脈方為詳審其脈滑而帶大帶代帶長者皆陽脈也乃為病從外來

其外證目有所妄見志有所妄惡此陽氣之并于外也即當先治其陽後治其陰使之變焉而病已矣即此而推則其脉濇而帶小帶代帶短者皆陰脉也乃為病從內來其內證而目有所見志有所獨處乃陰氣之并于內也即當先治其陰後治其陽使之變焉而病亦于是已矣

雷公曰小子聞風者百病之始也厥逆者寒濕之起也別之奈何黃帝曰常候闕中薄澤為風冲濁為痺在地為厥此其常也各以其色言其病

【張註】地者面之下部名地閣也風乃天氣故常候于闕庭寒濕者地氣故候在地部風乃陽邪故其色薄澤寒濕者陰邪故其色冲濁此承上啟下之文言風寒濕邪可并于脉中可入于藏府而為卒死之不救故邪風之至疾如風雨而為百病之長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脉其次治藏府治藏府者半死半生也是以醫者當明於分部審察外內用陰和陽用陽和陰分使邪入于藏而成不救斯謂之良工而萬舉萬當也○朱永年曰氣并于脉則血脉傳溜大氣入藏不可以致生蓋邪在血脉尚可變而已已入于藏不亦晚乎是故聖人之數人察色辨脉蓋欲其不治已病而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也○倪冲之曰扁鵲望見桓侯之色正欲其治未病也所謂未病者病未傳溜于深隧也

【馬註】此言病有風有厥有痺者候之面部可知其病審之五色可分其藏也公以風為百病之始病乃上部所感厥逆為寒濕之起病乃下部所感何以別之為問帝言欲知風與痺者常候闕中其色薄而潤澤病之感風者也若冲濁而不清則病之為痺者耳至于冲濁之色見于地部▲面部下停▼則厥之為病也蓋厥自足經而上逆者耳此皆其常色可驗者若夫欲知五藏之分病則又以青為肝以赤為心以黃為脾以白為肺以黑為腎各以其色而分五藏之風痺厥也

卒猝同　母拇同

雷公曰人不病卒死何以知之黃帝曰大氣入於藏府者不病而卒死矣雷公曰病小愈而卒死者何以知之黃帝曰赤色出兩顴大如母指者病雖小愈必卒死黑色出於庭大如母指必不病而卒死

【張註】此承上文而言外因內因之病并于血脉而入藏者皆為卒死也大氣入藏者外淫之邪入于藏府故不病而卒死矣不病者無在外之形證也病小愈而卒死者內因之病藏府相乘也赤色出兩顴黑色出于庭即下文之所謂腎乘心心先病腎為應色皆如是蓋赤者火之色黑者水之色也小愈者水濟其火也卒死者水淫而火滅也蓋五行之氣制則生化淫勝則絕滅矣夫病在氣者其色散而不聚乘於脉中者其色聚而不散大如母指者血脉之聚色也腎脉注胸中上絡心赤色出兩顴者腎上乘心而心火之氣外出也黑色出於庭者腎乘心而心先病腎為應而亦隨之外出故色皆如是皆如是者色皆如母

藏府之肢節見于面部者形見于色也

天道從左而右地道從右而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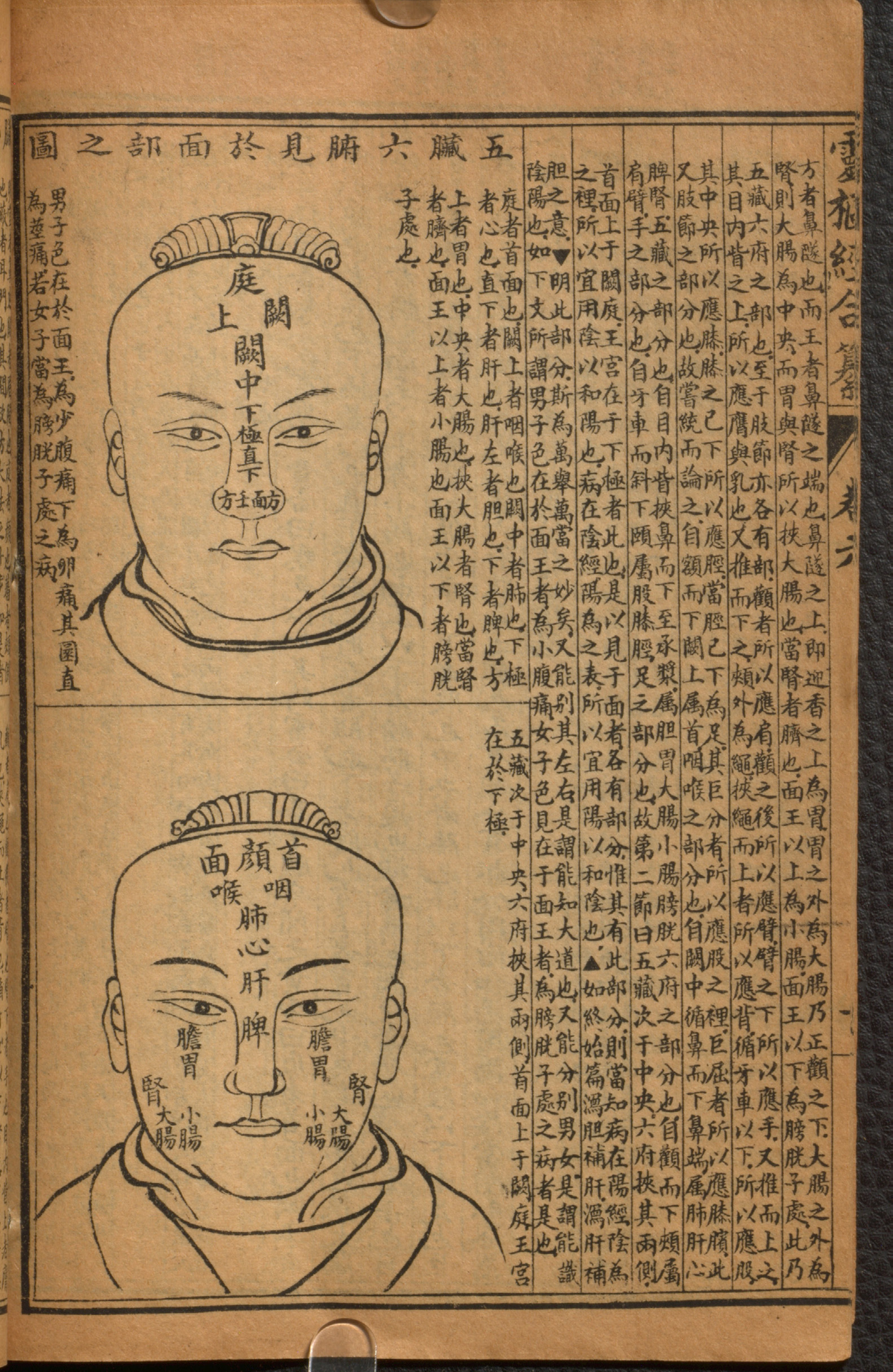
指也。蓋藏者藏也。五色之見于面者。五藏之氣見於色也。察色外見者。藏真之外洩也。○倪冲之曰。水上乘心。則心先病。故曰病曰小愈。腎氣上乘。則自虛其本位矣。復為後應。而上出。故不病而卒死。不病者不為他藏所乘而自脫也。○朱永年曰。五行之氣。有相生。有承制。制則生化。勝制太過。則絕滅矣。故病之小愈者。制則生化也。小愈而卒死者。勝制太過也。舉心腎而五藏皆然。○高士宗曰。庭者天庭也。水通於天。上下環轉。黑色出于庭。乃水歸於天。而無旋轉之機矣。在人則卒死。在天為混濛。

【馬註】此言人有不病而卒死者。有病雖小愈而卒死者。有其由與其驗也。蓋不病而卒死者。以大邪之氣入于藏府也。病雖小愈而卒死者。以赤色出于兩顴。大如母指者。此其驗也。▲拇指足大指也▼然不病而卒死者。有黑色見於首面。大如母指。此亦其所驗也。

雷公再拜曰。善哉。其死有期乎。黃帝曰。察色以知其時。雷公曰。善乎。願卒聞之。黃帝曰。庭者。首面也。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下極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胆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腸也。挾大腸者。腎也。當腎者。臍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顴者。肩也。顴後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內眥上者。膺乳也。挾繩而上者。背也。循牙車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脛也。當脛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裡也。巨屈者。膝臏也。此五藏六府肢節之部也。各有部分。有部分。用陰和陽。用陽和陰。當明部分。萬舉萬當。能別左右。是謂大道。男女異位。故曰陰陽。

【張註】察色以言其時者。察五藏五行之色。以知所死之時也。如赤色出于兩顴者。所死之期。其日壬癸。其時夜半也。黑色出于庭而死者。其日戊己。其時辰戌丑未時也。藏府各具五行之色。各有所主之部。故當明其部分。用陰和陽。用陽和陰。陰陽和調。萬舉萬當矣。左右者。陰陽之道路。陽從左。陰從右。能別左右。是謂天地之大道。男子之色從左而右。女子之色從右而左。男女異位。故曰陰陽。○倪冲之曰。男從左。女從右。氣之順也。順則散。如男從右。女從左。氣之逆也。逆則聚。聚則有勝剋絕滅之患。此節論內因之色。有陰陽左右死生逆順之分。

【馬註】此言五藏六府肢節之各有部分也。上文言庭者顏也。顏為額中。而此以庭為首面者。正以顏為最上乃面之首耳。上文言闕者兩眉間也。而此曰闕上者咽喉也。以咽喉之部在眉間之上耳。又曰闕中者肺也。以闕之中。即眉之間。正為肺之部耳。下極鼻柱也。在兩目之間。五藏肺為最高。而肺下即心。故曰下極者心也。其心之直下者。即鼻柱而下也。為肝之部。肝之左即為胆。則在鼻挾顴之間矣。其肝之下為脾



方者鼻隧也。而王者鼻隧之端也。鼻隧之上，即迎香之上，為胃。胃之外為大腸，乃正顴之下。大腸之外為腎，則大腸為中央，而胃與腎所以挾大腸也。當腎者臍也。面王以上為小腸，面王以下為膀胱子處。此乃五藏六府之部也。至于肢節，亦各有部。顴者所以應肩，顴之後所以應臂，臂之下所以應手。又推而上之，其目内眥之上，所以應膺與乳也。又推而下之，頰外為繩，挾繩而上者，所以應背。循牙車以下，所以應股。其中央所以應膝，膝之已下所以應脛，當脛已下為足。其巨分者，所以應股之裡；巨屈者，所以應膝臏。此又肢節之部分也。故當統而論之：自顴而下，闕上屬首咽喉之部分也；自闕中循鼻而下，鼻端屬肺肝心脾腎五藏之部分也；自目内眥挾鼻而下至承漿，屬胆胃大腸小腸膀胱六府之部分也；自顴而下頰，屬肩臂手之部分也；自牙車而斜下頤，屬股膝脛足之部分也。故第二節曰：五藏次于中央，六府挾其兩側，首面上于闕庭，王宮在于下極者，此也。是以見于面者各有部分，惟其有此部分，則當知病在陽經，陰為之裡，所以宜用陰以和陽也；病在陰經，陽為之表，所以宜用陽以和陰也。▲如終始篇瀉胆補肝、瀉肝補胆之意。▼明此部分，斯為萬舉萬當之妙矣。又能別其左右，是謂能知大道也；又能分別男女，是謂能識陰陽也。如下文所謂男子色在於面王者，為小腹痛；女子色見在于面王者，為膀胱子處之病者，是也。

五藏六腑見於面部之圖

庭者首面也。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下極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胆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腸也。挾大腸者腎也。當腎者臍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

男子色在於面王，為少腹痛；下為卵痛；其圜直為莖痛。若女子，當為膀胱子處之病。

五藏次于中央，六府挾其兩側，首面上于闕庭，王宮在於下極。



天妖同
搏圖同
相去聲
見去聲

臟部肢節見於面部之圖

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蕃者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如是者壽

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明堂潤澤以清

顴者肩也顴後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內眥上者膺乳也挾繩而上者背也循牙車以下者股中央者膝臏也膝以下者脛也當脛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裏也巨屈者膝臏也此五臟六腑肢節之部也

審察澤夭謂之良工沉濁為內浮澤為外黃赤為風青黑為痛白為寒黃而膏潤為膿赤甚者為血痛甚為攣寒甚為皮不仁五色各見其部察其浮沉以知淺深察其澤夭以觀成敗察其散摶以知遠近視色上下以知病處積神於心以知往今故相氣不微不知是非屬意勿去乃知新故色明不麤沉夭為甚不明不澤其病不甚

【注】此言審察其色以知外因之病也沉濁為內浮澤為外謂外因之病從外而內察其色之浮沉則知病之外內也風乃天之陽邪故色見黃赤痛為陰痺故色見青黑色白為寒色黃而膏潤為癰膿赤甚者為留血痛在筋骨故甚則為拘攣寒傷皮膚故甚為皮不仁此外因之邪見于五色而各見其部察其色之浮沉以知病之淺深察其色之澤夭以觀人之成敗察其色之散摶以知病之遠近視其色之上下以知病之所在夫色脈者上帝之所貴先師之所傳也上古使僦貸季理色脈而通神明合之四時五行八風六合不離其常是以積神於心然後以知往古來今故相氣不微不知是非屬意勿去乃知新故若色明不麤而反見沉夭者其病為甚其色雖不明澤而不沉夭者其病不甚蓋外因之病宜從外散而不宜內入也

上句言未聚在藏下句言未聚脉中

圜圓同　邪斜同

馬註　此承上文而言審察部分之澤夭者可以悉知其病也部分有潤澤者有夭衰者能審察之謂之良工其色為沉為濁病乃在藏故為在內其色為浮為澤病乃在府故為在外黃與赤者為有風青與黑者為有痛白者為有寒黃色而如膏之澤者為有膿赤甚者為有血然青黑雖為痛而痛甚者又為攣白者雖為寒而寒甚者又為皮膚之不仁不仁者不知痛痒也此五色者各見于部分之中必察其色之浮而可以知病之淺察其色之沉而可以知病之深察其色之澤而可以知功之成若夭則衰敗矣察其色之散而可以知病之近若摶聚則久矣視其色在上而可以知病于上若在下則病在下矣積神氣于己心而無所搖奪則凡病之為新為故者洞然也且何以知病之為已往為今病者皆能知之故相視氣色不能至于精微者不知病之為甚其色貴于明若明而不能麁大反見沉夭者病之所以為甚也何以知病之不甚其色雖貴于明澤然不明不澤而不至沉夭病之所以不甚也若此則沉夭者誠可慮耳

其色散。駒駒然未有聚。其病散而氣痛。聚未成也。

馬註　此承上文而言五色之散者其氣雖痛而聚則未成也駒駒然者色散如駒馬之逸也蓋聚之成否可即色之散聚以為驗故知色散而未有所聚則其病尚散所痛者不過氣耳聚安得而成乎

腎乘心。心先病。腎為應。色皆如是。

張註　此復申明內因之病有聚散死生之別夫藏病之散而不聚則其色散如駒駒然而病未有聚也若摶聚于藏血脉相乘則見摶聚之色而為卒死之病矣駒駒然者如駒之過隙行而不留者也其色行散故病未有聚也夫氣傷痛其病散於氣分而痛者聚未成于血脉也若藏病不出于氣分如腎乘心則心先病而摶聚之赤色出于兩顴大如母指矣腎即為應而黑色出于庭亦大如母指矣此藏邪聚於藏從血脉相乘故色皆如是之聚而不散也金匱要畧云血氣入藏即死入府即愈非為一病百病皆然在外者可治入裡者即死

馬註　此承上文而言病有先尅之色所以受尅者為必病也上文言下極者心也心之色主赤挾大腸者腎也腎之色主黑今下極之色黑乃腎之乘心也故心先受病以腎色來尅為之應耳然不惟心被腎尅者為然凡肝部見肺色脾部見肝色肺部見心色腎部見脾色及六府之相尅者皆如是法以推之耳

男子色在于面王。為小腹痛。下為卵痛。其圜直為莖痛。高為本。下為首。狐疝㿉陰之屬也。女子在于面王。為膀胱子處之病。散為痛。摶為聚。方圓左右。各如其色形。其隨而下至胝為淫。有潤如膏狀。為暴食不潔。

馬註　此言部分之色當分男女以知其病也男子之色在于面王▲鼻端▼當為小腹痛其色見于面王之下當為陰卵痛其色見于面王之下圜而且直當為莖垂痛其色見于面部高者為本以男子屬陽陽

此即下文所謂首空男子為狐疝女子為陰癀病形者有形之病在于腸胃之分左為左右為右形見於色也男左女右者氣見於色也散為痛則其色

在上也。下者為首，其色從上而下者，似物之有首者向下而行，故病在於內，即如其色當如狐疝潰蔭之屬也。女子之色在於面王，當為膀胱經，及姙子處之有病，即胞絡宮也。其氣色散者為痛，而不至成聚。若氣色摶聚不散，則成聚而不止于痛，然其聚之在內者，或方或圓，或左或右，各如其外色之形耳。若其色隨而下行至于尾骶，則其病之在上者，當有淫浸之物▲素問痿論謂之白淫▼潤澤如膏之狀者在也。不然，則為暴食間即出不潔之物耳。何也？其下行之勢，內外一致也。

左為左，右為右。其色有邪，聚散而不端，面色所指者也。

張註　此言外因之病色，見于府部者，其病在府，色雖摶聚，非死徵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故男子色見于面王，為小腹痛，其圓直為莖痛。夫外因之病，從外而內，其色從上而下，故以高為本，下為所行之首，其病乃在下，狐疝陰癀之屬也。女子色見于面王，為膀胱子處之病。男女之病，散在氣分則為痛，摶于血分則為聚。夫狐疝陰癀之屬，乃有形之證，其形之或方或圓，或左或右，皆如其色形。蓋病聚于內，則見聚色于外，形方則色方，形圓則色圓，此病形而不病藏，雖有聚色，非死色也。此五藏六府各有部分，有外內，能明乎部分，知其外內，萬舉萬當矣。骶者，面王之下部也，其面王之色隨而下至骶者，主有淫濁之證，其潤澤如膏狀者，為暴食不潔之物。蓋府為陽而主外，主受納水穀，傳導糟粕，是以或外受風寒，或內傷飲食，皆為病府，而色見于府部也。色見于左，則為病在左；色見于右，則為病在右。其所見之色，或聚或散，皆斜而不端，其摶聚之面色，所謂如指者也。夫血脈傳溜，大邪入藏，則為卒死，今府病而為狐疝陰癀之屬，因邪摶而為聚病，故見其聚色，非入藏之死徵也。

馬註　此又言部分之色，當分左右，以知其邪也。凡男女之色見于左者，則病必在左；見於右者，則病必在右。其色有邪氣，或聚散而不端正，一如其面色所指，即可以知其病耳。

色者，青黑赤白黃，皆端滿有別鄉。別鄉赤者，其色赤，大如榆莢，在面王，為不日。

張註　此言色之摶聚而端滿者，乃大氣入藏而為卒死矣。青黃赤白黑，五藏五行之色也。別鄉者，如小腸之部在面王，而面王者乃心之別鄉也；膽之部在肝左，膽部者肝之別鄉也。大如榆莢者，血分之聚色，即如母指之狀也。不日者，不終日而卒死也。此言五藏之病色見于本部，五藏之死色見於別鄉。如心受外淫之邪而卒死者，其色見于面王；心受內因之病而卒死者，其色出于顴，皆非心藏之本部。但在藏者其色端滿而不斜，在府者其色斜而不端，此藏府死生之有別也。
○高士宗曰：藏真藏於內，絕則從府而脫于外，故色見于府部。

馬註　此又言五色各有別鄉，其色粗者，其病久也；病者異也。別鄉者，即分部也。所謂色者，即青黑赤白黃之色，皆端正盈滿，各有分部。假如心色主赤，小腸亦赤，其色如榆莢之大，在于面王之部，則是小腸有病，非止於一日也。

散搏為聚則其色聚

此申明大氣入藏之色

篇內上提腎乘心此言五藏相乘各具五色各有別鄉亦如心藏

上節單論外因故以高為本下為首此總論外內二因故有上下之別

其色上銳。首空上向。下銳下向。在左右如法。

張註 此承上文以申明端邪之色狀也銳尖也空虛也其色上行者上銳首虛浮而上行其色下行者下銳首虛浮而下行蓋病從內而外者其本在下其首在上病從外而內者其本在上其首在下是以本沉寔而首虛浮此端滿之色狀也有邪而不端者其本在左其首向右行其本在右其首向左行皆如上銳首空下銳首空之法此病在府而搏為聚之聚色也○朱永年曰榆莢上下皆銳但虛浮者其銳形外見所沉之本不見其銳形也故曰察其浮沉以知淺深

馬註 此又言五色上銳則上向下銳則下向而左右亦然也色者即上節[illegible]色也銳氣色端尖銳也首空者即上文顏為庭庭者首面也今曰首空猶云腦空也

以五色命藏。青為肝。赤為心。白為肺。黃為脾。黑為腎。肝合筋。心合脈。肺合皮。脾合肉。腎合骨也。

張註 此總結五藏各具五色而各有外內之形層也上文言赤色出于兩顴黑色出于庭赤色在面王此心腎之色也若以五色命藏則五藏各有五者之色矣至于肩臂膺背膝脛手足之部俱各有五藏之所合皮脈肉筋骨視其五色則知病在內之五藏在外合之形層此五藏內合五行外見五色若外因風寒暑濕之邪而見于色者六氣之應於色也○倪冲之曰病五藏於內則外見五色邪中外合之皮脈肉筋骨則內入於五藏此外內出入之道也按病傳章曰血脈傳溜大邪入藏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帝曰大氣入藏奈何伯曰病先發於心一日而之肺三日而之肝蓋血脈傳溜故先發於心若邪中皮而內入則先發於肺矣夫邪從形層次第而入於內者先皮毛而肌腠腠而絡絡而脈脈而經經而府藏此邪在外之皮脈節中內合之五藏故曰人不病而卒死謂不病在外之形層而即入於藏也

馬註 此又言五色屬於五藏而五藏各有所合乃為視色之總訣也蓋青色屬肝而肝合于筋故見其色之青者即可以知其為筋之病也餘藏倣此

論勇第五十

馬註 內論勇怯之士忍痛不忍痛故名篇

黃帝問於少俞曰。有人於此。並行並立。其年之長少等也。衣之厚薄均也。卒然遇烈風暴雨。或病或不病。或皆病。或皆不病。其故何也。少俞曰。帝問何急。黃帝曰。願盡聞之。少俞曰。春青風。夏陽風。秋涼風。冬寒風。凡此四時之風者。其所病各不同形。黃帝曰。四時之風。病人如何。少俞曰。薄色薄皮弱肉者。不勝春之虛風。白色

傷寒小青龍真武湯證即此義也

難去聲

薄皮弱肉者。不勝夏之虛風。青色薄皮弱肉。不勝秋之虛風。赤色薄皮弱肉。不勝冬之虛風也。黃帝曰。黑色不病乎。少俞曰。黑色而皮厚肉堅。固不傷於四時之風。其皮薄而肉不堅。色不一者。長夏至而有虛風者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長夏至而有虛風不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必重感於寒。外內皆然乃病。黃帝曰善。

【朱註】朱永年曰。上章論五藏之氣見於色。而分別於明堂。此論五藏之氣充於形。而審其虛實。蓋皮膚肌腠之閒。五藏元真之所通會。是以薄皮弱肉則藏真之氣虛矣。五藏之氣虛則不能勝四時之虛風矣。虛風者。虛鄉不正之邪風也。黑者水之色。論腎氣之厚薄也。不傷於四時之風者。謂土旺於四季也。不病長夏之風者。謂土主於長夏也。設有皮厚肉堅而傷於四時之風者。必重感於寒也。夫在地為水。在天為寒。腎為水藏。上應天之寒氣。是以色黑而皮厚肉堅之為病者。必重感於寒。外內皆然乃病。謂外受天之寒邪。內傷腎藏之水氣。此言人之五藏與天之六氣相合。是以五色之薄弱者。不能勝四時之風氣也。○倪冲之曰。五變章論形之厚薄堅脆。此章論形中之氣有強弱之不同。

【馬註】此言人之受邪而有病否者。以其色有不一。皮有厚薄。肉有堅脆也。少俞言四時各有虛邪賊風。在春名為青風。在夏名為陽風。在秋名為涼風。在冬名為寒風。人之色黃皮薄肉弱者。主脾氣不足。不能勝春之青風而為病。木來尅土也。色白皮薄弱肉者。主肺氣不足。不能勝夏之陽風而為病。火來尅金也。色青皮薄肉弱者。主肝氣不足。不能勝秋之涼風而為病。金來尅木也。色赤皮薄肉弱者。主心氣不足。不能勝冬之寒風而為病。水來尅火也。其所以成病者如此。至于有不病者。正以色黑而皮厚肉堅者。不傷於四時之虛風。若色黑而皮薄肉脆者。則傷於長夏之虛風耳。長夏虛風者。見於六月。而與陽風同也。亦土能尅水之義耳。彼黑色而皮厚肉堅者。雖長夏之虛風。亦不能傷之也。豈特不傷於四時之風哉。但色黑而皮厚肉堅者。亦有四時而為病。必其既感於風。又重感於寒。既病於內。又感於外。始有所病。不然則未必成病也。其異於他色之易病者遠矣。

黃帝曰。夫人之忍痛與不忍痛者。非勇怯之分也。夫勇士之不忍痛者。見難則前。見痛則止。夫怯士之忍痛者。聞難則恐。遇痛不動。夫勇士之忍痛者。見難不恐。遇痛不動。夫怯士之不忍痛者。見難與痛。目轉面盼。恐不能言。失氣驚。顏色變化。乍死乍生。余見其然也。不知其何由。願聞其故。少俞曰。夫忍痛與不忍痛者。皮膚

肝性急不足則緩安胸中膻中也為氣之海

之厚薄肌肉之堅脆緩急之分也非勇怯之謂也

張註 倪冲之曰此言形氣之有别也夫忍痛與不忍痛者因形之厚薄堅脆也勇怯者氣之强弱也上節論因形而定氣此論形氣之各有分焉蓋形舍氣氣歸形形氣之可分可合而論者也

馬註 此言人之忍痛不忍痛者以其皮肉有不同而非由於勇怯之故也勇士有不忍痛者見難雖能向前而見痛則止彼怯士有能忍痛其見難雖恐而遇痛則不動也勇士有忍痛者見難固不恐而遇痛亦不動彼怯士之不忍痛者不分見難與痛目轉而盼恐懼不敢出一言退然失氣悅然而驚顏色卒變甚至乍死乍生也殊不知忍痛者正以皮厚肉堅且緩也不忍痛者正以皮薄肉脆且急也豈關于勇怯之故哉

黃帝曰願聞勇怯之所由然少俞曰勇士者目深以固長衡直揚三焦理横其心端直其肝大以堅其膽滿以傍怒則氣盛而胸張肝舉而膽横眥裂而目揚毛起而面蒼此勇士之由然者也黃帝曰願聞怯士之所由然少俞曰怯士者目大而不減陰陽相失其焦理縱䯏骭短而小肝系緩其膽不滿而縱腸胃挺脇下空雖方大怒氣不能滿其胸肝肺雖舉氣衰復下故不能久怒此怯士之所由然者也

張註 朱永年曰此言勇怯者本於心之端小氣之盛衰肝膽之强弱也目深以固長衡直揚肝氣强也理者肌肉之文理乃三焦通會之處三焦理横少陽之氣壯而膽横也其心端直目反而縮也肝大以堅藏體之堅大也膽滿以傍膽之精汁充滿於四旁此肝膽之形質壯盛也氣盛而胸張氣之盛大也肝舉膽横眥裂毛起肝膽之氣强也夫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是以心直氣壯肝舉膽横此勇士之所由然者也目大不減者目雖大而不深固也陰陽相失者血氣不和也焦理縱者三焦之理路縱弛也䯏骭短而小者心小而下也肝系緩膽不滿腸胃緩脇下空肝膽之體質薄也夫肺主氣氣不能滿其胸故雖方大怒肝肺雖舉氣衰復下此怯士之所由然者也

馬註 此論勇怯之士所以有不同也夫所謂勇士者兩目至深且不轉睛逃避而甚固有長衡直揚之勢內之三焦紋理横生心則端正而直肝則甚大而堅膽則汁滿而横▲下怯士不滿而縱則此曰滿而傍者義當為滿而横也▼及其怒也氣盛而胸張肝舉而膽横眥裂而目揚毛起而面蒼此皆勇士之所以然也夫所謂怯士者外目雖大而不深開閉相失轉睛不常也內之三焦紋理則縱䯏骭之骨乃短而小而不堅▲本經本藏云䯏骭短舉者心下▼肝之系則緩膽則不滿而縱腸胃則挺然而不曲脇下則空雖方大怒氣不能滿其胸中肝葉雖舉氣衰復下所以不能久怒此乃怯士之所以然也

焦當作顀後世作脾俞俞輸通同毋無同

黃帝曰。怯士之得酒。怒不避勇士者。何藏使然。少俞曰。酒者水穀之精。熟穀之液也。其氣慓悍。其入於胃中。則胃脹氣上逆。滿於胸中。肝浮胆橫。當是之時。固比於勇士。氣衰則悔。與勇士同類。不知避之。名曰酒悖也。

張註 朱氏曰此復申明人之勇怯本于氣之弱強氣之壯盛由胃府水穀之所生也酒者水穀之精熟穀之液也其氣慓悍故能助氣之充滿而使肝胆浮橫然酒散則氣衰氣衰則悔矣故善養乎氣者飲食有節起居有常則形氣充足矣暴喜傷陽暴怒傷陰和其喜怒則陰陽不相失矣形氣壯盛雖遇烈風暴雨無由入其腠理而況四時之虛風乎倪氏曰氣之敢勇本于心之端直肝之大堅胆之汁滿是氣生于形也氣滿胸中而使肝浮胆橫是形本乎氣也形不離乎氣氣不離乎形此天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以觀人之壽夭者也〇高士宗曰怯士之得酒與勇士同類即雖方大怒肝肺舉而氣衰復下相同蓋因酒因怒以壯其氣酒散氣衰則復怯矣故無暴其氣此善養乎大勇者也

馬註 此言怯士得酒而不避勇士之故也蓋酒為水穀之精熟穀之液△此語又見營衛生會篇▽其氣則慓悍故入於胃中則胃脹氣逆胸滿肝浮胆橫斯時方將自比於勇士而不知避之至于酒氣既衰則悔此之謂因酒而悖逆者耳

背腧第五十一

馬註 論五藏之腧在背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願聞五藏之腧出於背者。岐伯曰。背中大腧在杼骨之端。肺腧在三焦之間。心腧在五焦之間。膈腧在七焦之間。肝腧在九焦之間。脾腧在十一焦之間。腎腧在十四焦之間。皆挾脊相去三寸所。則欲得而驗之。按其處。應在中而痛解。乃其腧也。灸之則可。刺之則不可。氣盛則瀉之。虛則補之。以火補者。毋吹其火。須自滅也。以火瀉者。疾吹其火。傳其艾。須其火滅也。

張註 倪冲之曰五藏六府之俞皆在于背帝止問五藏之俞者藏府雌雄相合論地之五行也焦椎也在脊背骨節之交督脉之所循也大杼在第一椎端之兩旁肺俞在三椎之間心俞在五椎之間膈俞在七椎之間肝俞在九椎之間脾俞在十一椎之間腎俞在十四椎之間皆挾脊相去三寸所左右各開中行一寸五分也按其俞應在中而痛解者太陽與督脉之相通也是以問五藏之俞而先言大杼者乃項後

督脉應天道之環轉一周水隨天氣而運行

大骨之端督脉循於脊骨之第一椎也問五藏而言七焦之骨腧者五藏之氣皆從內膈而出故曰七節之旁中有心焉中膈者皆為傷中其病雖愈不過一歲必死夫五藏之俞皆附於足太陽之經者膀胱為水府也之五行本于天一之水也按太陽之經而應于督脉者太陽寒水之氣督脉總督一身之陽陰陽水火之氣交也灸之則可者能啟藏陰之氣也刺之則不可者中心者環死中脾者五日死中腎者七日死中肺者五日死蓋逆刺其五藏之氣皆為傷中非謂中于藏形也以火補之者以火濟水也以火瀉之者艾名氷臺能於水中取火能啟發陰藏之氣故疾吹其火即傅上其艾以導引其外出也朱氏曰太陽之上寒水主之是以標陽而本寒秉水火陰陽之氣者也督脉環遶於周身之前後從陰而上行者循陰器別遶臀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從陽而下行者與太陽起于目內眥上額交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挾脊抵腰中下循膂絡腎是督脉環繞於前後上下而屬絡于兩腎者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此太極始分之陰陽人秉先天之水火化生五行以成此形是以五藏之俞本於太陽而皆應於督脉也

【張註】此言五藏之俞可灸不可刺而有補瀉之法也五藏之俞皆在于背故背中大腧在杼骨之端大腧者大杼穴也去中行督脉經大椎穴左右各開一寸半其肺俞以中行三椎為主心俞以中行五椎為主膈俞以中行七椎為主肝俞以中行九椎為主脾俞以中行十一椎為主腎俞以中行十四椎為主左右各開中行一寸半挾中行脊骨而計之則相去三寸所故欲得驗諸穴者乃按其處其中必應之而內痛乃解是乃五藏之各俞穴也但灸之則可刺之則不可故邪氣盛則瀉之正氣虛則補之凡以灸火而補之者毋吹其火必待其火之自滅可也以灸火而瀉之者當疾吹其火即傅遽其艾以繼之須其火之速滅可也

衛氣第五十二

【張註】內所論不止衛氣止有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為衛氣一句今以名篇者揭衛氣之為要耳

黃帝曰五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受水穀而化行物者也其氣內於五藏而外絡支節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為衛氣其精氣之行於經者為榮氣陰陽相隨外內相貫如環之無端亭亭淳淳乎孰能窮之然其分別陰陽皆有標本虛實所離之處能別陰陽十二經者知病之所生候虛實之所在者能得病之高下知六府之氣街者能知解結契紹於門戶能知虛實之堅軟者知補瀉之所在能知六經標本者可以無惑於天下

人之經脈如長江大海人之絡脈如水之支流至稍至而盡絕

【張註】此章論榮行脈中衛行脈外然經脈皮膚之血氣外內出入陰陽相貫環轉之無端也其氣者謂水穀所生之榮衛內榮於五藏以養精神魂魄外絡于支節以濡筋骨關節此言藏府陰陽十二經脈之外內也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為衛氣其精氣之行于經者為榮氣謂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各走其道交相逆順而行者也陰陽相隨外內相貫謂脈內之血氣行於脈外脈外之氣血貫於脈中陰陽相隨外內出入如環無端莫知其紀也合天地之亭毒乃陰陽之化淳亭亭淳淳孰能窮之然其分別陰陽皆有標本虛實氣離之處蓋以經脈所起之處為本所出之處為標虛實者謂血氣出于氣街離經脈而榮于為腠則經脈虛而皮膚實矣高下者謂本在下而標出於上也氣街者氣之徑路絡絕則經通乃經脈之血氣從此離絕而出于脈外者也契合也紹繼也門戶者血氣所出之門戶知六府之氣街則知血氣之結于脈內者解而通之脈內之血氣與脈外之氣血相合相繼而行則知出于氣街之門戶矣脈內之血氣從氣街而出于脈外脈外之氣血從井滎而溜於脈中出於氣街則經脈虛軟而皮膚石堅溜於脈中則經脈石堅而皮膚虛軟故能知虛實則知補瀉之所在矣皮膚之氣血猶海之布雲氣於天下經脈之血氣合經水之流貫於地中故能知六經之標本可以無惑於天下篇名衛氣者謂脈內之榮氣出于氣街與衛氣相將晝行陽而夜行於陰也夫榮衛者水穀之精氣榮行脈中衛行脈外乃無形之氣也水穀之津液化而為血以奉生身命曰榮氣乃有形之血行于經隧皮膚者皆謂之榮氣夫充膚熱肉之血有從衛脈而散於皮膚者有從大絡而出于脈外者有隨三焦出氣之津液化而為赤者皆謂之榮氣蓋以血為榮血之氣為榮氣也此章論行于脈中之榮氣出于氣街與衛氣相將而行故篇名衛氣曰陰陽相隨外內相貫血氣之生始出入陰陽離合頭緒紛紜學者當於全經內細心窮究庶可以無惑矣

【馬註】此言榮衛藏府標本之難窮而能窮之者可以盡病法而高天下也人有五藏精神魂魄賴之以藏人有六府水穀等物賴之以化六府為表其氣內連於五藏而外則絡于支節人有三焦宗氣積于上焦榮氣出于中焦衛氣出于下焦下焦之氣升于中焦以達於上焦而生此衛氣衛氣陽性慓悍行於皮膚分肉之間乃浮而在外者也故曰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為衛氣▲營衛生會篇云衛在脈外▼中焦之氣降于下焦而生此榮氣榮氣陰性精專隨宗氣以行於經隧之中故曰其精氣之行于經者為榮氣▲榮在脈中▼衛氣晝行於陽經夜行於陰經榮氣由肺經以行於十二經陰陽相隨外內相貫如環無端運行不息亭亭乎何其理之高且虛也淳淳乎何其理之渾且微也孰能窮之然所以分別陰陽諸經者皆有標本虛實之處故能分別手足之十二經者必能知病之所生在何經也能候諸經虛實之所在必能知病之為高為下也能知六府之氣往來有街▲氣有往來之街見下文手足陽明胃經之氣街▼必能知所解所結所契所紹之門戶也▲契者合也紹者繼也▼能知病虛之為軟病實之為堅者必能知刺法補瀉之所在也凡此者皆以其能知手足六經之標本故耳真能洞察乎此而非天下之所能惑矣前禁服篇云可以為天下師者即此也

岐伯曰博哉聖帝之論臣請盡意悉言之足太陽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標在兩絡命門命門者目也足少

經云榮為根衛為葉

陽之本在竅陰之閒標在窗籠之前窗籠者耳也足少陰之本在內踝下上三寸中標在背腧與舌下兩脈也足厥陰之本在行間上五寸所標在背腧也足陽明之本在厲兌標在人迎頰挾頏顙也足太陰之本在中封前上四寸之中標在背腧與舌本也

張注 此分別十二經脈之本出于手足之腕踝其標在于胸腹頭氣之街標者猶樹之稍杪絕而出于絡外之經路也本者猶木之根幹經脈之血氣從此而出也足太陽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其標在于兩目而出于頭氣之街夫氣在頭者止之於腦兩目之脈入于腦而絕於內也足太陽之本在足竅陰之閒其標在耳窗籠之前而出于頭氣之街足少陰之本在內踝下上三寸中其標在于背俞與舌下之兩脈而出于胸氣之街蓋氣在胸者止之膺與背俞謂絡脈之循於胸氣或絕於膺胸之間或行至背俞而始絕也根結篇曰少陰結于廉泉舌下兩脈廉泉玉英也蓋少陰主先天之精氣及受藏水穀之精故從本經之絡脈而出于胸氣之街復從任脈而上出于廉泉從衝脈而下出於脛氣之街少陰為水藏而富於精血者也足厥陰之本在行間上五寸所標在背俞而出於胸氣之街足陽明之本在足之厲兌標在人迎頰挾頏顙而出于頭氣之街頏顙者鼻之上竅以收洞涕者也足太陰之本在中封前上四寸之中標在背俞與舌本而出于胸氣之街蓋三陽之經上循于頭是以絡脈亦上出于頭而始絕三陰之脈止於膺胸之間故絡脈亦至膺與背俞而止按此章與根結篇大義相同而各有各別根結篇論三陰三陽之開闔樞者三陰三陽之氣也入于脈中為闔出于膚表為開出入于皮膚經絡之外內為樞此論氣而及於脈絡也此章論血氣出入于十二經脈之中以合三陰三陽之氣故曰太陽少陽陽明太陰少陰厥陰而不言藏府之經脈此論絡脈而及於氣也蓋血氣之行於膚表者應六氣之司天在泉運行于地之外膚表之氣血溜注于脈中應天泉之復通貫於地內五運行篇之所謂燥勝則地乾暑勝則地熱風勝則地動濕勝則地泥寒勝則地裂火勝則地固也十二經脈應經水之流行于地中經脈之血氣從絡脈而出于膚表猶經水之從支流而注於海海之雲氣復上通於天是以論陰陽六氣不離乎經脈論十二經脈不離乎陰陽人與天地參也

馬注 此先言足六經之標本也足太陽膀胱經之本在于足外跟以上五寸中即附陽穴▲附陽本在外踝上三寸今曰跟在五寸則踝下至跟有二寸而踝上又三寸則當是附陽穴也▼其標在于兩絡命門命門者目也即睛明穴睛明左右有二故曰兩絡▲按本經根結篇言太陽根於至陰結于命門命門者目也▼足少陽胆經之本在竅陰之間▲足第四指端去爪甲如韭葉▼標在窗籠之前窗籠者耳也即聽宮穴也▲根結篇同▼足少陰腎經之本在內踝下上三寸中即交信穴其標在于背腎俞穴與舌下兩脈據根結篇當是廉泉穴也▲根結篇云少陰起於湧泉結於廉泉▼足厥陰肝經之本在行間上五寸所疑是中封穴標在背之肝俞穴▲根結篇云厥陰根于大敦結于玉英▼足陽明胃經之本在厲兌標在人迎頰挾頏顙也▲根結篇云陽明根于厲兌結于顙大顙大者鉗耳也▼足太陰脾經之本在中

絕盡也血氣從絡脈之盡

石當作寔血氣從經脈出于絡脈而上出

封前上四寸之中。疑是三陰交穴。標在背之脾腧與舌本廉泉穴也。▲根結篇云太陰根於隱白結於太倉▼

手太陽之本在外踝之後。標在命門之上一寸也。手少陽之本在小指次指之間上二寸。標在耳後上角下外背也。手陽明之本在肘骨中上至別陽。標在顏下合鉗上也。手太陰之本在寸口之中。標在腋內動也。手少陰之本在銳骨之端。標在背腧也。手心主之本在掌後兩筋之間二寸中。標在腋下下三寸也。

【張註】手太陽之本在外踝之後。標在命門之上一寸。而出于頭氣之街。手少陽之本在小指次指之間上二寸。標在耳後上角下外背。而出于頭氣之街。手陽明之本在肘骨二至別陽。標在顏下合鉗上。而出于頭氣之街。鉗上者。耳上也。手太陰之本。在寸口之中。標在腋內之動處。而出于胸氣之街。手少陰之本在銳骨之端。標在背俞。而出于胸氣之街。手心主之本。在掌後兩筋之間二寸中。標在腋下三寸。而出于胸氣之街。接十二經脈之終始。出于井。溜于滎。注于俞。行于經。入于合。而內屬于藏府。此藏府之十二經脈也。十二絡脈之本標。乃經脈之支別。故曰此氣之大絡也。絡絕則經通。蓋血氣從絡脈之起處為本。盡處為標。而出于氣街也。然支絡乃經脈之分派。故曰足太陽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足少陰之本在內踝下三寸中。蓋以支本所分之處為本。而不定在于經俞之穴會也。至于標在頭氣之街者。止之于腦。如太陽之在目內。少陽之在耳中。陽明之在頏顙。乃三陽之絡脈。絕于頭腦之中。亦非頭面之穴會也。經脈之內屬藏府。外絡形身。應神機之出入。血氣之從絡脈出于氣街。運行于膚表。應精氣之降升。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故曰亭亭淳淳。孰能窮之。言血氣之升降出入。合天地之化育。運行無息者也。

【馬註】此言手六經之標本也。手太陽小腸經之本。在手外踝之後。▲疑養老穴▼標在命門之上一寸。▲疑是督脈經命門上。即十三椎懸樞。▼手少陽三焦經之本。在手小指之四指間上二寸。▲當是腋門穴▼標在耳後之上角。▲當是懸竹空▼手陽明大腸經之本在肘骨中。▲當是曲池穴。▼上至別陽標在顏下合于鉗上。▲疑是胃經頭維穴。▼手太陰肺經之本。在寸口之中。即太淵穴。標在腋內動脈。即中府穴。手少陰心經之本。在銳骨之端。即神門穴。標在背之心俞穴。手心主即手厥陰心包絡經之本。在掌後兩筋之間。即內關穴。標在腋下三寸。即天地穴。

凡候此者。下虛則厥。下盛則熱。上虛則眩。上盛則熱痛。故石者絕而止之。虛者引而起之。

【張註】虛寔者。謂十二絡脈之血氣有虛而有寔也。下虛下盛者。虛寔之在本也。是以下虛則厥。下盛則熱。上虛上盛者。虛寔之在標也。是以上虛則眩。上盛則熱痛。故石者絕而止之。謂絕之于下。而止之盛于上也。虛者引而起之。謂引之于上。而起之出于下也。此候手足之十二絡脈。上出于頭氣胸氣之街者也。朱氏曰。絕者絕其經脈之血氣。溢於絡脈之中。起者起其經脈之血氣。而引出于氣街也。此蓋以申明血脈

于氣街

與者謂陽明少陰之血氣出于頭氣胸氣之街而復與衝脉出于腹氣脛氣之街

暴脹新積謂腹内亦有絡絶之處血氣從絡絶處而罹于郛郭之平則成積矣

脉内之血氣上行脉外之血氣下行外内相貫

之貫通非補瀉之謂也

馬註 此言治前各經標本之法也凡候手足諸經者在下為本本虛則厥盛則熱在上為標標虛則眩盛則熱而且痛故盛者寫也當瀉之所謂絶其邪氣而止之者是也虛者當補之所謂引其正氣而起之者是也

請言氣街。胸氣有街。腹氣有街。頭氣有街。脛氣有街。故氣在頭者。止之於腦。氣在胸者。止之膺與背俞。氣在腹者。止之背俞。與衝脉於臍左右之動脉者。氣在脛者。止之於氣街。與承山踝上以下。取此者。用毫鍼。必先按而在久應于手。乃刺而予之。所治者。頭痛眩仆。腹痛中滿暴脹。及有新積。痛可移者易已也。積不痛難已也。

張註 街路也氣街者氣之經路絡絶則經通乃絡脉之盡絶處血氣從此通出于皮膚者也止盡也止之於腦者言頭氣之街絡脉盡于腦也止之膺與背俞者謂胸氣之街絡脉有盡于膺胸之間者有從胸上循肩背而始絶者脉内之血氣或從膺腹之絡脉盡處而出于皮膚或從背俞之絡脉盡處而出于皮膚也夫十二經脉止出于頭氣之街胸氣之街者血氣從下而上出于標也經云衝脉者經脉之海也主滲灌谿谷與陽明合于宗筋陰陽總宗筋之會會于氣街而陽明為之長皆屬于帶脉而絡于督脉是陽明之血氣又從衝脉而出于腹氣之街故與衝脉會于臍之左右動脉也本經動腧篇曰衝脉與少陰之大絡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循陰股内廉邪入膕中膕中乃足太陽之部分故與足太陽之承山交會于踝上以下此足少陰又同衝脉而出于脛氣之街也毫針微細之針取氣之出于皮毛者也按之在久者候氣之至也夫少陰陽明為血氣之生始少陰之血氣逆于脛氣之街則不能上行而為頭痛眩仆陽明之血氣逆于腹氣之街則不能布散而為腹痛中滿此因少陰陽明之氣厥逆故用毫針久按以候氣故所治者頭痛眩仆中滿也及有新積痛可移者積在氣分故為易已積不痛者積在血分故難已也此蓋假積以申明經絡之榮血出于氣街與衛氣偕行環轉無端或有因于氣逆或有因于血逆也陽明為血氣所生之府少陰乃先天精氣之藏故復從衝脉出于腹氣之街脛氣之街而充布于皮膚肌腠是以動腧篇論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者乃血氣之盛也

馬註 此言氣行有街其止有所而有所刺之法及所治之病也首節帝言知六府之氣街者能知解結契紹于門戶故以四街言之▲本經動腧篇有四街即此是也▼街者路也凡氣之行于頭者止之于腦氣之行于胸者止之膺與背腧▲胸之兩旁為膺背腧係膀胱經凡五藏六府皆有俞▼氣之行于腹者止之背俞蓋五藏六府在于腹中而其俞穴則在于背也又在前與足陽明胃經衝脉穴及臍左右之動脉

珠轉無瑞

帶脈橫束于腹，督脈從少腹直上者，貫臍中央。

曰暴曰新，非久積也，謂血氣之循行而各有所阻也。氣逆皆能為頭痛眩仆腹痛中滿。王師曰：積者，邪由于腹內也。

焫爇同

厥論曰：氣青於中

即足陽明胃經之天樞穴也。氣之行于足脛者，止之于氣街，此即足陽明胃經之衝脈穴，一穴而二名者也。及足太陽膀胱經之承山穴。▲在腨下一寸半。▼及外踝上下諸穴。然凡取此四街，宜用以九針論第七之毫針，必先按其處而為時既久，其氣應手，乃以針刺之。其所治者，在頭則主頭痛眩仆，在腹則主腹痛中滿暴脹，及有新積。但積痛而可以移之者，其病易已。若有積而不痛，則難治之，亦難已也。

論痛篇五十三

馬註　内有針石火焫之痛，耐與不耐等義，故名篇。

黃帝問於少俞曰。筋骨之強弱。肌肉之堅脆。皮膚之厚薄。腠理之疏密。各不同。其于鍼石火焫之痛如何。腸胃之厚薄堅脆亦不等。其于毒藥何如。願盡聞之。少俞曰。人之骨強筋弱肉緩皮膚厚者耐痛。其于鍼石之痛火焫亦然。黃帝曰。其耐火焫者。何以知之。少俞答曰。加以黑色而美骨者。耐火焫。黃帝曰。其不耐鍼石之痛者。何以知之。少俞曰。堅肉薄皮者。不耐鍼石之痛。于火焫亦然。

張註　此承上文，復申明人之皮肉筋骨，皆藉少陽陽明之所資生而資養之也。少陰秉先天之精氣，陽明化水穀之精微，是以筋骨之強弱，肌肉之堅脆，皮膚之厚薄，腠理之疏密，皆秉氣于少陰陽明者也。黑色而美骨者，少陰之血氣盛也。肉緩皮膚厚者，陽明之血氣盛也。莫子曰：腎為水藏，故少陰之氣盛者，能耐火焫。陽明秉秋金之氣，故氣弱則不能耐針石火焫矣。

馬註　此言人于鍼石火焫有耐痛與不耐痛之異也。▲毒藥之勝與不勝，分見末節。▼針石者，古人以石為針也。火焫者，艾火也。人之骨強筋弱肉緩皮膚厚者，必耐于痛，凡鍼石火焫皆然也。然耐火焫者，又加以黑色而其骨美耳。人之肉堅皮薄者，不耐于痛，凡針石火焫皆然也。

黃帝曰。人之病。或同時而傷。或易已。或難已。其故何如。少俞曰。同時而傷。其身多熱者易已。多寒者難已。

張註　此分論少陰之氣。少陰者，至陰也，而為生氣之原，故其身多熱者，少陰之生氣盛也。多寒者，少陰之生氣虛也。人之形氣，生于後天之水穀，始於先天之陰陽，形氣盛則邪散，形氣虛則邪留，是以病之難易已者，由少陰生氣之盛衰也。朱氏曰：少陰先天之精氣，藉後天水穀以資培，兩火中合，故曰陽明。陽明秉燥熱之氣者也。其身多熱者，少陰之氣盛也。少陰之氣盛，受陽明之所資也。此節論少陰受陽明之氣以資培，下節論陽明受少陰之氣以合化。

勝平聲

楯音盾

神者水穀之精氣也

辛去聲

【馬註】此言人有同病而有易已難已之分也蓋多熱則邪猶在表故易已多寒則邪入於裡故難已耳

黃帝曰。人之勝毒。何以知之。少俞曰。胃厚色黑大骨及肥者。皆勝毒。故其瘦而薄胃者。皆不勝毒也。

【張註】此復論少陰與陽明之相合也陽明居中土主受納水穀藉少陰之氣上升戊癸相合化大火土之氣而后能蒸泌水穀之精微是以胃厚色黑大骨及肥者少陰陽明之氣並盛故皆能勝毒倪氏曰中下二焦互相資生然後筋骨堅强肌肉豐厚此註與素問厥論合看

【馬註】此承上文而言人于毒藥有勝與不勝之異也

天年第五十四

【馬註】內以百歲為論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願聞人之始生。何氣築為基。何立而為楯。何失而死。何得而生。岐伯曰。以母為基。以父為楯。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

【馬註】素問移精變氣論云得神者昌失神者亡也

【張註】倪沖之曰此篇論人之生死壽夭皆本于少陰陽明也夫陽為父陰為母基始也言人本于少陰而始生也楯者干盾之屬所以扞禦四旁謂得陽明之氣而能充寔于四體也兩精相搏謂之神兩精者一生于先天之精一生于水穀之精相搏者搏聚而合一也謂得先後天之精氣充足然後形與神俱度百歲乃去

【馬註】此言人之始終皆有所以然之故也方其始生賴母以為之基坤道成物也賴父以為之楯陽氣以為捍衛也故失父母之神氣則死若守神氣則生矣

黃帝曰。何者為神。岐伯曰。血氣已和。榮衛已通。五藏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為人。

【張註】朱永年曰此言有生之初得先天之精氣生此榮衛氣血五藏神志而後乃成人

【馬註】此承上文而言人之所以得神則生也人有血氣皆已融和人有榮衛皆已通利心之志為神皆舍於心肝之神為魂肺之神為魄皆已畢具此則人之所以為人而得此者則生也

黃帝曰。人之壽夭各不同。或夭壽。或卒死。或病久。願聞其道。岐伯曰。五藏堅固。血脉和調。肌肉解利。皮膚緻

隧隧同
使去聲

經脈之血氣本於足皮膚之血氣本於手
莫子曰身半以上手陽明主之身半以下足陽明主之

密。榮衛之行。不失其常。呼吸微徐。氣度以行。六府化穀。津液布揚。各如其常。故能長久。

張注 朱氏曰此言已生之後藉水穀之精氣資生榮衛津液資養藏府形身而後能長久

馬注 此言人有壽夭生死之殊當觀其壽者而可以推夭者之反是也

黃帝曰。人之壽百歲而死。何以知之。岐伯曰。使道隧以長。基墻高以方。通調榮衛。三部三里起。骨高肉滿。百歲乃得終。

張注 此總論人秉先後天之精氣充足榮衛通調骨肉豐滿可長享其天年使道者血脈之道路本輸篇之所謂閒使之道蓋心包絡之主血脈也隧行列也長者環轉之無端也此言血氣充足循序而流通也土基高以方者肌肉厚而充于四體也脈道流長肌肉高厚則榮衛通調矣三部者形身之上中下三里者手足陽明之脈皆起發而平等也骨高者少陰之氣足也肉滿者陽明之氣盛也如此者壽之徵也倪氏曰心包絡主脈包絡三焦乃腎藏所生之氣出歸於心下為有形之藏府而主血脈此先天之精氣也基墻者土基厚而四壁堅固此後天水穀之精氣也

馬注 此言人之百歲而終者之由也使道者水溝也▲俗云人中▼其隧道以長面之地部為基耳為蔽為墻乃高以方榮衛之氣皆已通調而面之三里即三部也▲俗云三停▼皆已聳起其骨高其肉滿所以百歲乃得終也

黃帝曰。其氣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聞乎。岐伯曰。人生十歲。五藏始定。血氣已通。其氣在下。故好走。二十歲。血氣始盛。肌肉方長。故好趨。三十歲。五藏大定。肌肉堅固。血脈盛滿。故好步。四十歲。五藏六府十二經脈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榮華頹落。髮頗頒白。平盛不搖。故好坐。五十歲。肝氣始衰。肝葉始薄。胆汁始減。目始不明。六十歲。心氣始衰。善憂悲。血氣懈惰。故好臥。七十歲。脾氣虛。皮膚枯。八十歲。肺氣衰。魄離。故言善誤。九十歲。腎氣焦。四藏經脈空虛。百歲。五藏皆虛。神氣皆去。形骸獨居而終矣。

張注 此言人之生長從陰而生自上而下故曰其氣在下好走好趨好步者春夏生動之氣也人之衰老從上而下自陽而陰故肝始衰而心心而脾脾而肺肺而腎好坐好臥者秋冬收藏之氣也肌肉堅固血

方盛衰論曰老從上少從下

數音朔中去聲

脉盛滿少陰陽明之氣盛也腠理空疏髮頰頒白陽明少陰之氣衰也朱氏曰人之生長先本于腎藏之精氣從水火而生木金土先天之五行也人之衰老從肝木以及於火土金水後天之五行也

馬註此言人之十歲至于三十以漸而盛四十至于百歲以漸而衰也其氣在下氣盛於足之六經也趨者較走更疾矣步者較趨更緩矣坐者較步似倦矣至五十歲以後則肝生心心生脾脾生肺肺生腎者每十歲而日衰故五十歲肝胆衰六十歲心氣衰七十歲脾氣衰八十歲肺氣衰九十歲腎氣衰百歲五藏俱衰善憂悲者以心主于憂也好卧者衛氣不精也魄離故以肺藏魄者失其故處也言善誤肺主言也腎氣焦者水竭則焦也

黃帝曰其不能終壽而死者何如岐伯曰其五藏皆不堅使道不長空外以張喘息暴疾又卑基墻薄脉少血其肉不石數中風寒血氣虛脉不通真邪相攻亂而相引故中壽而盡也

張註此言人秉先天之氣虛薄而後天猶可資培更能無犯賊風虛邪亦可延年益壽若秉氣虛弱而又不能調養兼之數中風寒以致中道夭而不能盡其天年矣五藏不堅使道不長空外以張喘息暴疾先天之氣不足也又卑基墻薄脉少血其肉不石又失其飲食起居之調養矣數中風寒又不知虛邪賊風避之有時矣致使真邪相攻亂而相引故中壽而盡也○倪冲之曰先天者腎藏之精氣也然有生之後惟藉後天以資培水穀入口其味有五津液各走其道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五藏主藏水穀之精者也腎為水藏受五藏之精而藏之是以先天之精氣不足得後天以資養亦可以享其永年故曰六府化穀津液布揚谷如其常故能長久

馬註此言人之中壽而盡者以內虛而外盛也五藏皆脆較之五藏堅固者異也水溝不長較之使道隧以長者異也其鼻孔向外而張鼻為肺竅肺氣泄矣▲師傳篇云鼻孔在外膀胱漏泄▼又肺主氣今肺氣不足故喘息而為暴疾也基墻甚卑較之基墻高以方者異也脉薄血少而肉脆較之骨高肉滿者異也數中風寒者以其血氣虛脉道不通所以真邪相攻而相引也真為正氣邪為邪氣也

逆順第五十五

馬註內論氣有逆順用鍼者當順治不可逆治故名篇

黃帝問於伯高曰余聞氣有逆順脉有盛衰刺有大約可得聞乎伯高曰氣之逆順者所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也脉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氣之虛實有餘不足也刺之大約者必明知病之可刺與其未可刺與其

出則內虛外實入則內有餘外不足也

大氣已過刺之則真氣脫

逢叶彭

始入於脈則相逆真邪已合則涌波不起順脈

已不可刺也

張注 余伯榮曰此論病氣亦隨血氣出入于皮膚經脈之外內而刺之有法也氣有逆順者謂經脈外內之氣交相逆順而行所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升降出入脈有盛衰者謂經脈外內之血氣有出有入是以有虛有實有餘有不足也刺之大約者必明知病之方來之可刺也與其方盛之未可刺也與其已過之不可刺之也

馬注 此言氣有逆順脈有盛衰刺有大約也與其已不可刺也言病既已而不必刺也

黃帝曰候之奈何伯高曰兵法曰無迎逢逢之氣無擊堂堂之陣刺法曰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漉漉之汗無刺渾渾之脈無刺病與脈相逆者黃帝曰候其可刺奈何伯高曰上工刺其未病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襲者也與其形之盛者也與其病之與脈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毀傷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謂也

馬注 按史記軒轅之時神農時世衰諸侯相侵伐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又按龍魚河圖云蚩尤兄弟八十一人獸身人語銅鉄頭食沙威振天下黃帝以仁不能禁止乃仰天而嘆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山海經云黃帝令應龍攻蚩尤請風伯雨師以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以止雨遂殺蚩尤二書似渺然殺蚩尤則真宜此時亦有兵法刺法曰三句及下方其盛也四句又見素問瘧論上工治未病二句又見素問四氣調神論逢蒲蒙切熇音熇詩板篇多將熇熇朱註云熾盛也

張注 此言刺法有如兵法當避其來銳擊其惰歸按史記軒轅之時神農時世衰諸侯相侵伐及蚩尤作亂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故即以用兵之法而為刺之大約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是以無迎逢逢之氣無擊堂堂之陣俟其氣衰輒亂然後擊之無有不克者矣熇熇之熱熱盛于皮膚也漉漉之汗邪盛在肌腠也渾渾之脈邪入于經脈也病與脈相逆者真邪相攻也離合真邪論曰夫邪去絡入于經也舍于血脈之中其寒溫未相得如涌波之起也時來時去方其來也必按而止之無逢其衝而瀉之知機之道不可掛以髮蓋邪之方盛不可迎邪之以往不可追俟其來去之時如發機之速不可差之毫髮者也刺其未生者未生于脈中也未盛者邪來之未盛已衰者邪去之已衰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毀傷謂邪氣方盛則真氣大虛故勿敢瀉邪以傷正氣刺其已衰事必大昌上工治未病者未病於脈中也蓋傳溜于血脈則有入府于藏之患矣○余伯榮曰按此篇篇名逆順而伯高曰氣之逆順所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也是雖論刺之大約而重在氣之逆順夫天道右遷地道左轉四時之氣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升降出入于天地之外內者也五藏者生長化收藏之氣此皆陰陽相貫環轉無端夫人皮以應天肌肉應地血脈應地之經水氣之逆順謂氣之環轉于經脈皮膚之外內交相逆順而行以應

而行

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氣是以下工刺其方襲者謂病之方襲于脈中也與其形之盛者謂病之盛于皮膚而為熇熇之熱漉漉之汗也與其病之與脈相逆者謂病邪始入于脈也蓋脈氣之出于皮膚從經而脈脈而絡絡而孫孫絡絕而后出于氣街邪之入于經脈去皮膚而入于絡去絡而入于經是以病與脈之相逆也夫邪去絡入于經也如涌波之起時來時去無有常在其病氣已衰則順脈而行矣故曰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此篇重在知人氣之逆順應天地四時五行則知邪病之盛虛出入矣

馬註 此承上文而言病有不可刺之義也上文有與其未可刺一句故此節乃詳明之自上工以至下工有此四等正以見不可刺而刺者之為下工也逢逢之氣勢來迫而甚盛者也堂堂之陣陣方整而甚衆者也故無迎者當避其來銳耳無擊者當擊其惰歸耳熇熇者熱之甚盛也漉漉者汗之甚多也渾渾者脈之未清也此皆邪盛之時病勢與脈氣相逆所以皆不可刺也上工方病之未生而刺之其次則雖生而未盛亦刺之其次則雖盛而已衰亦刺之惟邪氣方襲或病形正盛或病勢脈氣相逆皆不可刺者也不可刺而刺之是之謂下工耳▲按此篇與瘧論皆言邪氣甚盛發為甚寒甚熱之際不可輕刺正以病勢與脈氣相逆然則用藥者亦當先用藥于寒熱未至之先不分外感內傷之寒熱皆當如此若邪氣方盛而用藥則寒藥反助其寒熱藥反助其熱不能解病而適以增病矣醫者不可不知也惜乎東垣丹谿諸君皆未言此所以後之醫者止有常山止瘧等藥則露宿早服而其餘後時而用者誤矣愚用藥必於邪已衰未盛之時每獲効為甚速云爾

五味第五十六

馬註 篇內詳論五藏所用五味之義故名篇

別彼劳切下俱同

黃帝曰。願聞穀氣有五味。其入五藏。分別奈何。伯高曰。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水穀皆入於胃。五藏六府皆稟氣於胃。五味各走其所喜。穀味酸先走肝。穀味苦先走心。穀味甘先走心。穀味辛先走肺。穀味鹹先走腎。穀氣津液已行。榮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

張註 任谷庵曰此章論五藏六府津液榮衛皆稟氣於胃府水穀之所生養夫穀入於口其味有五各歸所喜津液各走其道穀氣津液已行榮衛大通所化之糟粕乃傳於小腸大腸循下焦而滲入膀胱也

馬註 此言五味各先走其所喜也肝喜酸心喜苦脾喜甘肺喜辛腎喜鹹故穀氣之五味各先走之也其曰水穀皆入于胃五藏六府皆稟氣於胃即榮衛生會篇所謂人受氣於穀穀入于胃以傳於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也其曰穀氣津液已行榮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即榮衛生會篇所謂水穀者常并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於膀胱者也

別音鱉 行音杭 摶音團 咽烟同

秔 粳米

黃帝曰營衛之行奈何伯高曰穀始入於胃其精微者先出於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營衛之道其大氣之摶而不行者積於胸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喉咽故呼則出吸則入天地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入一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

【註馬】周禮天人凡相背欲生而摶此節與本經邪客篇首節大義相同

【註張】任氏曰此言入胃水穀所生之精氣先出乎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兩焦上焦中焦也上焦出胃上口中焦亦並胃中故曰胃之兩焦穀入于胃以傳于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別出兩行營衛之道其清者為營濁者為衛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大氣宗氣也胸中膻中也其宗氣之摶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上出于肺循喉咽以司呼吸呼則氣出吸則氣入也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穀入于胃化其精微有五氣五味故為天地之精氣五穀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為三隧故其大數常出三入一蓋所入者穀而所出者乃化糟粕以次傳下其津液溉五藏而生營衛其宗氣積於胸中以司呼吸其所出有三者之隧道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余伯榮曰按本篇言大氣之摶而不行者積於胸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喉咽故呼則出吸則入此宗氣之行于脈外也蓋肺主皮毛人一呼則氣出而八萬四千毛竅皆闔一吸則氣入而八萬四千毛竅皆開此應呼吸而司開闔者也邪客篇云宗氣積於胸中出于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此宗氣之行於脈中也一呼一吸脈行六寸晝夜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八百十丈為一周此應呼吸而脈行循度環轉者也故曰宗氣流于海其下者注于氣街其上者走于息道蓋行於脈外者宜下注於氣街而充遍于皮毛也

【註馬】此言穀化精微之氣者為營氣衛氣大氣以主三焦而氣乃出多入少故穀不得不續用也胃納穀氣脾乃化之其精微之氣先出于中焦升則行于上焦由肺而行五藏六府所以灌溉五藏也其降則中焦行于下焦而營氣生其升則下焦至于上焦而衛氣生別出兩行營衛之道其大氣▲即宗氣▼之摶而不行者積於上焦▲即胸中又名膻中▼命曰氣海▲上氣海▼主出于肺循咽喉而出入之鼻中出氣為呼則氣從是出入氣為吸則氣從是入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積至一晝一夜計有一萬三千五百息則脈之一十六丈二尺者亦積行八百十丈矣但穀化之精氣呼則出之天地之精氣吸則入之其大數穀化之精氣出之者三分則天地之精氣入之者一分惟其出多入少故人半日不再用穀則穀化之氣衰至一日則精氣少故晁錯曰民生一日不再食則飢者正此意也

黃帝曰穀之五味可得聞乎伯高曰請盡言之五穀秔米甘麻酸大豆鹹麥苦黃黍辛五果棗甘李酸栗鹹杏苦桃辛五畜牛甘犬酸豬鹹羊苦雞辛五菜葵甘韭酸藿鹹薤苦葱辛

【註馬】此言五穀五果五畜五菜各有五味也

色合於氣氣合於味

苦乃火之味故

五色。黃色宜甘。青色宜酸。黑色宜鹹。赤色宜苦。白色宜辛。凡此五者。各有所宜。所謂五色者。脾病者。宜食秔米飯。牛肉。棗。葵。心病者。宜食麥。羊肉。杏。薤。腎病者。宜食大豆黃卷。豬肉。栗。藿。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肺病者宜食黃黍。雞肉。桃。葱。

【張註】余伯榮曰。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是以五色合五味而各有所宜也。五藏內合五行。外合五色。五味入胃。各歸所喜。津液各走其道。以養五藏。故五藏病者。隨五味所宜也。

【馬註】此言五色與五味相宜。而五藏之病。各有所當用也。黃色屬土。甘味屬土。脾亦屬土。故色之黃者宜甘。而脾病者主脾氣不足。宜食穀果畜菜之甘者以益之。赤色屬火。苦味屬火。心亦屬火。故色之赤者宜苦。而心病者主心氣不足。宜食穀果畜菜之苦者以益之。黑色屬水。鹹味屬水。腎亦屬水。故色之黑者宜鹹。而腎病者主腎氣不足。宜食穀果畜菜之鹹者以益之。赤色屬木。酸味屬木。肝亦屬木。故色之青者宜酸。而肝病者主肝氣不足。宜食穀果畜菜之酸者以益之。白色屬金。辛味屬金。肺亦屬金。故色之白者宜辛。而肺病者主肺氣不足。宜食穀果畜菜之辛者以益之。此即宣明五氣論之所謂五入也。

五禁。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腎病禁甘。肺病禁苦。

【張註】余氏曰。五味五氣。有生有尅。有補有瀉。故五藏有病。禁服勝尅之味。

【馬註】此言五藏之味有五禁。皆五行之相尅者也。金尅木。故肝病禁辛。水尅火。故心病禁鹹。木尅土。故脾病禁酸。土尅水。故脾病禁甘。火尅金。故肺病禁苦。此節當與素問宣明五氣論之五禁。本經九鍼論之五裁參看。▲按宣明五氣篇云。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是謂五禁。又按九鍼論云。病在筋無食酸。病在氣無食辛。病在骨無食鹹。病在血血食苦。病在肉無食甘。

肝色青。宜食甘。秔米飯。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犬肉。麻。李。韭。皆酸。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葱。皆辛。

【張註】藏氣法時論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夫色者氣之華也。緩急燥濕。藏氣之不和也。五藏有五氣之苦。故

宜五味以調之用陰而和陽也愚按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而又曰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蓋脾為陰中之至陰而主濕土之氣乃喜燥而惡寒濕者也故宜食苦以燥之然灌溉於四藏主氣潤濕而石乃流行故又宜食鹹以潤之是以玉機真藏論曰脾者土也孤藏以灌四旁者也其來如水之流者此謂太過病在外故宜急食苦以燥之如鳥之喙者此謂不及病在中謂如黔喙之屬艮止而不行是以食鹹以滋其潤燥而灌溉也蓋脾為土藏位居中央不得中和之氣則有太過不及之分是以食味之有兩宜也

【馬註】此文言五藏有宜食之味皆自其所苦者而治之也素問藏氣法時論云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至末又云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小豆▲本經作麻▼犬肉李韭皆酸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葱皆辛夫前既曰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而後乃云脾色黃宜食鹹啟元子云究斯宜食乃調利機關之義也腎為胃關脾與胃合故假鹹柔軟以利其關關利而胃氣乃行胃行而穀氣方化故脾之宜味與各藏不同也此節與素問同

覃音盡

水脹第五十七

【馬註】內有水與膚脹字義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石水何以別之

【張註】余伯榮曰此章論寒水之邪而為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諸證經云太陽之上寒水主之寒者水之氣也腎與膀胱皆積水也故曰石水石水者腎水也如水溢于皮間則為皮水寒乘于肌膚則為膚脹留于空郭則為鼓脹客于腸外則為腸覃客於子門則為石瘕皆水與寒氣之為病也夫邪之所湊其正必虛外之皮膚肌腠內之藏府募原腸胃空郭皆正氣之所循行氣化則水行氣傷則水凝聚而為病是以凡論水病當先體認其正氣知正氣氣之循行出入則知所以治之之法矣

【馬註】此帝欲明諸證之義而問之也蓋諸證病異而形相似故宜有以別之耳

岐伯答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腫如新卧起之狀其頸脈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腫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

鼟音空鼓聲　窅音杳

肝木主筋

張註　余氏曰此太陽膀胱之水溢于皮膚而為水脹也太陽之氣運行于膚表此水隨氣溢而為病也太陽之脈起于目內眥上額交巔循頸而下目窠上微腫水循經而溢于上也其頸脈動水傷氣而及於脈也欬者水邪上乘于肺也陰股寒足脛腫太陽之氣虛而水流于下也腹大者水泛而土虛也水在皮中故按之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

馬註　此言水之證也病方起時目之下為窠▲俗云卧蠶▼其微有所腫如新卧起之狀大抵人之卧起者其目窠上必腫也頸脈即人迎穴也此脈動于頸而欬動于內在陰股則冷在足脛則腫在上腹則大以手按其腹則隨手而起如裹水狀此水病已成而可驗者也▲按素問陰陽別論云三陰結謂之水故元子云三陰者謂脾肺之脈俱寒結也脾肺寒結則氣化為水　又按本經五癃津液篇有云五穀之精氣和合而為膏者內滲入于骨空補益腦髓而下流於陰股陰陽不和則使液溢而下流於陰髓液皆減而下下過度則虛虛故腰背痛而脛痠陰陽氣道不通四海閉塞三焦不瀉津液不化水穀并于腸胃之中別于迴腸留于下焦不得滲膀胱則下焦脹水溢則為水脹　又按論疾診尺篇言風水膚脹視人之目窠上微腫如新卧起狀其頸脈動時欬按其手足窅而不起則當知隨手而起為有水無風窅而不起為有風有水也

黃帝曰膚脹何以候之岐伯曰膚脹者寒氣客於皮膚之間鼟鼟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變此其候也

張註　余氏曰寒者水之氣也此無形之氣客于皮膚而為虛脹也無形之氣故鼟鼟然不堅腹脹故腹大身盡腫也寒氣在于肌腠故皮厚窅深也夫水在皮中故按之即起此病在起故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變者寒氣在皮膚而脾土未傷也

馬註　此言膚脹之證也寒氣客于皮膚之間其聲鼟鼟然而不堅其腹大其身盡腫其皮厚但按其腹則窅而不起其腹色亦不變此膚脹之候也▲按論疾診尺篇之風水膚脹當為感風而成此膚脹者乃曰寒氣所客似宜有風寒之異且彼言按其手足窅而不起此曰按其腹窅而不起則當知窅而不起相同特有手足與腹之異宜詳辨之

鼓脹何如岐伯曰腹脹身皆大大與膚脹等也色蒼黃腹筋起此其候也

張註　余氏曰此寒氣乘于空郭之中所謂藏寒生滿病也藏寒者水藏之寒氣盛而火土之氣衰也身皆大者脾主肌肉也色蒼黃者筋起者土敗而木氣乘之也

馬註　此言鼓脹之候也腹脹而周身皆大大與膚脹相等但其色蒼黃腹中筋起為候耳▲按鼓脹與膚脹等不言按之起與不起當亦是不起者惟其腹筋起者為辨　又按素問腹中論黃帝曰有病心腹滿

藏舊大歲今改正離藏故如懷子之狀推之則移

旨積一月而下不主妊娠故曰惡血

旦食則不能暮食名為何病岐伯曰名為皷脹治之以雞矢醴一劑知二劑已此方果有奇驗云

腸覃何如岐伯曰寒氣客於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營因有所繫癖而內著惡氣乃起瘜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藏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

【張注】此寒氣客于腸外而生覃也夫衛氣夜循藏府之募原行陰二十五度寒氣客于腸外與衛氣相搏則衛氣不得營行矣因有所繫癖而內著者此無形之氣相搏于腸外空郭之中而著于有形之膏募也是以血肉之惡氣乃起瘜肉乃生而成此覃久則離于藏府之脂膜如懷子之虛懸按之則堅推之則移不涉於藏府故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

【馬注】此言腸覃之證也寒氣客於腸之外衛氣有時而入寒氣與衛氣相搏衛氣不得營運彼此相繫癖而內著于腸致使惡氣從茲而起瘜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卵及其成也如懷子之狀久者歲以度歲非止一歲用手按之則堅推之則移附於腸外而不在胞中故月事以時而下此腸覃之為候也

石瘕何如岐伯曰石瘕生於胞中寒氣客於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惡血當瀉不瀉衃以留止日以益大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皆生於女子可導而下

【張注】余氏曰胞乃血海也水分度因男子之血上奉口而生髭鬚女子月事以時下寒氣客於子門則子門閉而胞中之血當瀉不瀉留積而成衃塊日以益大狀如懷子血留胞中故月事不以時下覃瘕皆生於女子治之者可導下也

【馬注】此言石瘕之證也石瘕必生于胞中正以寒氣客于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于外惡血之在內者當瀉不瀉惡血者名為衃血留止于胞中日以益大其狀亦如懷子惟石瘕生于胞中而不在腸外故月事不以時下此其所以為候也然腸覃石瘕皆生于女子治之者可導而下之▲按腸覃由寒氣客於腸外而始石瘕由寒氣客於子門而始元時羅謙夫著衛生寶鑑有晞露丸見晛丸等法以治二病

黃帝曰膚脹皷脹可刺耶岐伯曰先瀉其脹之血絡先調其經刺去其血絡也

【張注】余氏曰膚脹者寒氣客于外皷脹者寒氣客于內故先瀉其脹之血絡後調其經刺去其血絡蓋先瀉其外後調其內而後治其外外內之相通也任氏曰腸覃石瘕乃有形之血積可從氣分而導之膚脹皷脹乃無形之氣脹可從血絡而瀉之血氣之相通也

馬註 此言刺膚脹鼓脹之法也二脹皆有血絡須先瀉之後當分經以調之其有血絡又當再刺去之可也▲按帝有石水之問而伯無所荅素問陰陽別論多陰少陽曰石水少腹腫與此同但本篇之所謂水則即陰陽別論之所謂三陰結謂之水與石水不同

賊風第五十八

馬註 內有賊風故名篇

黃帝曰夫子言賊風邪氣之傷人也令人病焉今有其不離屏蔽不出室穴之中卒然病者非不離賊風邪氣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嘗有所傷於濕氣藏於血脉之中分肉之間久留而不去若有所墮墜惡血在內而不去卒然喜怒不節飲食不適寒溫不時腠理閉而不通其開而遇風寒則血氣凝結與故邪相襲則為寒痺其有熱則汗出汗出則受風雖不遇賊風邪氣必有因加而發焉

張註 此篇論病形而傷其精氣神也三邪雜至合而為痺在內而傷其精氣神者有似乎鬼神可祝由而已當今之世不然憂患緣其內苦形傷其外賊風數至虛邪朝夕內至五藏骨髓外傷空竅肌膚故祝由不能已也夫心主脉諸血者皆屬于心當有所傷于濕氣藏于血脉之中則傷心藏之神矣分肉者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留于分肉之間則傷其氣矣若有所墮墜則有傷于筋骨筋即為肝骨即為腎血即為心惡血在內則傷心藏之神有傷于筋則傷肝藏之魂有傷于骨則傷腎藏之精卒然喜怒不節則更傷所藏之神魂飲食不適則更傷水穀之精液寒溫不時則傷在外之形氣形氣傷則腠理閉而不通其開而遇風寒則血氣凝結與故之濕邪相襲則風寒濕三氣雜合而為痺矣其開而遇風者以有熱則汗出蓋熱乃火之氣汗乃精血之液因傷其精神是以熱則氣弛汗出而開也汗出則受風雖不遇賊風邪氣必有因加于風寒而焉○任谷庵曰賊風邪氣不正之邪氣也風寒天之正氣也因有故邪開而汗出故因加而合為邪病焉○王子方曰風傷氣寒傷神濕傷精蓋風傷衛寒傷榮而寒水之氣又傷心火也濕乃土之邪氣故傷腎藏之精只以傷于濕者則為痿厥痿者骨痿厥者腎藏之生氣厥逆而四支清冷也

馬註 此人言有故邪而又有新感雖不必有賊風邪氣之甚而亦足以病也賊風即上古天真論等篇之所謂虛邪賊風也夫以賊風邪氣傷人而至于病者固其常也今有處于屏蔽室穴中而卒然有病則本離于賊風邪氣而復有此病帝之所以疑也伯言雖非賊風邪氣之甚然亦必有故邪與新感也蓋嘗有所傷于濕氣或因墮墜而有惡血在其中又猝然有喜怒飲食寒溫各失其常所以腠理閉而不通也及

毋無同
惡去聲
內之募原與外之分肉相通
肝藏魂肺氣而藏魄

其腠理開而或遇風寒則血氣凝結與濕氣惡血等之故邪相襲▲如春秋齊師襲莒之襲▼則為寒痺即痺論之所謂寒氣勝者為痛痺也斯時也正以有熱則汗出汗出則受風雖不遇賊風邪氣必因有所加而病由此發也

黃帝曰夫子之所言者。皆病人之所自知也。其毋所遇邪氣。又無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惟有因鬼神之事乎。岐伯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發。因而志有所惡。及有所慕。血氣內亂。兩氣相搏。其所從來者微。視之不見。聽而不聞。故似鬼神。

【張註】此言病在內而傷其精氣神也故邪留而未發者留于藏府募原之間則有傷于氣矣水之精為志火之精為神志有所惡則傷腎藏之精心有所慕則傷心藏之神血氣內亂真邪相搏其所由來者漸矣此病氣而不病形故視之不見聽而不聞若有似乎鬼神夫魂游為神魄降為鬼隨神往來謂之魂並精而出謂之魄精神內傷則魂魄飛揚而有似乎鬼神也

【馬註】此言有故邪而復動於情故病似鬼神而非鬼神也帝疑上文所言為病皆病人之所自知有等不遇邪氣無所怵惕即卒然為病此必有因乎鬼神之事伯言夫有濕氣惡血等之故邪留而未發因病人素所不知因而偶有所觸或好或惡則血氣相亂故邪與心志相搏遂爾為病此其所從來者甚微非見聞之所能及故人不知其故而以鬼神為疑乃似鬼神而非鬼神也

黃帝曰。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先巫者。固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之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

【張註】知百病之勝者知精氣神三者能勝其百病也知其病之所從生者知先傷其精氣神而病之所由生也可祝而已者先巫之能移精變氣而通神明也○王子方曰上古有十三科祝由乃其一也先巫者言上古之能祝由而愈病者謂之巫醫故古之醫字從巫非與師巫之賤役比也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即上古祝而已病之醫非巫醫之有二也

【馬註】此承上文而言病之所以祝由而已者非病之由于鬼神也夫病既非鬼神有等祝之而可已者正以先巫者固知百病之勝如運氣及藏府相尅之勝氣為病又知此人病所從生左傳史嚚曰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今即其病而祝之遂祐其素善鑒其誠心而病斯已矣

靈樞經合纂卷六終

